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三十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38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時古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匈奴有東城西南夷傳有南域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太初三年貳師誅宛王漢始通西域在史記後史公但作大宛傳班分大宛傳為張騫李廣利傳又採錄舊文益以城郭諸國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漢

蘭

臺

史庫

漢書九十六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西域自孝武時始通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國逸周書王會解

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本三十六國補注齊召南曰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鄯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難兜屬爾賓亦不在數中大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歸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也荀紀載西域三十六國姑羌沮沫精絕戒盧渠勒皮山烏耗西夜蒲犁依耐無雷捐毒桃槐休循疏勒尉頭烏食卑陵渠類谷隋立師單桓蒲類西沮彌劫孤胡山車師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扞彌于闐難兜莎車温宿龜茲尉犁危須焉耆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今案荀說國名與漢書異卑陵即卑陸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南則烏孫不在數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師國而無車師師前國即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前後城長國烏訾離亦建國元帝時尉賓烏弋山離安息大月支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捷枝輪臺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帝時師之役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十六國者姑羌羌國樓蘭國且未國小宛國精絕國戎盧宛國桃槐國休循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温宿國龜茲國尉犁國危須國

虛受堂

010190611642

焉耆國姑師國墨山國劫國孤胡國渠犂國烏壘國也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

王氏不數難兜以為屬爾賓傳明言屬都護知其說非續漢書云至于

哀平有五十五國也補注徐松曰分者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爲前後國車

師後國又分爲烏魯噶斯國且彌國分爲東西蒲類分爲前後國卑陸後國之

類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注徐松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南境至南山下張

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師樓蘭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同疆地匈奴

右部今外喀爾喀部落及科布多城塔爾巴哈台城地烏孫國在西域北山之陽先謙曰後

漢西域傳云其東北南北有大山補注徐松曰通鑑胡注南山在于闐之南東出金城與漢

書西域傳云其東北南北有大山補注徐松曰通鑑胡注南山在于闐之南東出金城與漢

谷金山嶺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藏部阿里屬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里有岡底斯里即

古崑崙嶺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喀巴布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

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爲齊齊克塔什塔什嶺又西爲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爲吉布

北趨千六百餘里發爲齊齊克塔什塔什嶺又西爲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爲吉布

察克山又折而東爲阿喇古山復東爲喀克善山環千八百餘里統名蔥嶺蔥嶺又東趨爲

天山過回疆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爲西域之北山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南

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克勒底雅

沙爾北之博羅圖山察罕通格山裕勒都斯山吐中央有河補注徐松曰即塔里木

魯番北之博克達山巴里坤南之庫舍圖嶺是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補注徐松曰今同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

里西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黨河五千餘里漢書據步測言也

東則接漢補注徐松曰此據置敦煌

限呂玉門陽關補注徐松曰敦煌郡有敦煌縣有玉門陽關今之

敦煌縣治以北爲漢敦煌縣地縣治以南爲漢龍勒縣地地理志云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後

魏改龍勒爲壽昌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西六十里玉門關在縣西北一百八里是

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肅州志云敦煌縣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廢陽關是也玉門

關唐時移於晉昌縣元和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晉昌與瓜州同治在今安西州城

西南故高居海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又西則限呂葱嶺

門關又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都鄉河出陽關先謙曰官本注陽作二

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上悉生蔥故以名焉補注徐松

曰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葱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蔥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

屬焉補注徐松曰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葉爾羌和闐南諸山自和闐南復東出經羅

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西安縣南又東經青海甘肅蘭州南又東經渭水之南爲武功

山至此而終也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

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補注先謙曰後書云一出蔥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入西海之水也一出蔥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入西海之水也一出蔥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入西海之水也一出蔥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入西海之水也一出蔥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入西海之水也一出蔥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其東北入西海之水也一出蔥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

師古曰表長也音茂補注王念孫曰三百里本作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  
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河水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  
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  
及通典州郡四並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  
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其水亭居冬夏不增  
字明矣徐松曰今測渚爾東西二百餘里北有圓池三南有方塘池四其水亭居冬夏不增  
減補注徐松曰郭璞山海經注云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水經注其水激停冬夏不減初學記  
引此傳作其水停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  
文有亭字皆曰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補注徐松曰羅布渚爾水潛於地下  
無停亭字皆曰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補注徐松曰羅布渚爾水潛於地下  
謂石為齊老謂北極星為噶達素謂黃金為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語  
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散為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為阿勒坦河  
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  
東南流百三十里瀦為札淩淩爾又出渚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瀦為鄂淩淩爾又自渚  
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南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南三百里又東北  
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即大積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  
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藏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即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  
不了獨此傳綜括詳盡蓋孟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西域本其家乘以為國史  
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惟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而後儒異議有指河州  
之小積石為禹貢之積石轉以班所積石為妄又謂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  
蒲昌海與積石通流繆悠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域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頗賦師子  
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而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從多河之流為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班說也  
徐松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布突厥可汗  
庭度北流河至拂林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徑綴汗蘇對沙  
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吐火羅國大宛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葉陀  
皆在天山南山北為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  
置驛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謂之北道往烏魯木  
齊伊犁者由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增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  
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車師西行二百里至

至蔥嶺西行一千三百里至伊州為一道自車師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  
波路為一道案至鄯善至車師併入西域者經行之處漢書所不數其餘二道皆經莎車即  
漢之南道是言四出者實惟一而道分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從都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  
利傳起敦煌西為四人多道一國不能食分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從都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  
**莎車為南道**徐松曰南山北波河西行也都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補注  
傳並南山謂此也始皇本紀並勃海以東正義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  
後書班超傳注波傍也音波段玉裁以波為波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波河而注注亦近傍  
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沿河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注塔里木河其爾羌河之南岸以達流  
爾羌境後漢紀注波傍也音波段玉裁以波為波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波河而注注亦近傍  
引史記曰波山通道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云敦煌以西北為都善當漢衝出西域者香由此自  
鄯善而西由且末精絕并彌至于賓又西北至莎車所謂傍南山波河西行此南道也其出陽  
關不經鄯善西自姑羌小宛戎盧至渠勒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補注先謙曰由  
又南道之南所謂僻南不當孔道者也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補注先謙曰由  
莎車而西為大月氏在大宛南此蔥嶺西國也其南為爾賓 **自車師前王廷**補注先謙曰  
為高附更西南為烏弋山離為安息是為蔥嶺西南諸國 **自車師前王廷**補注先謙曰  
庭廷通用本傳下文 **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補注徐松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  
亦作車師前王庭 **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補注徐松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  
之南也波河西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  
爾境案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為塔里木河以注蒲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  
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止一大河先謙曰西域圖考云自鄯善而北  
至伊吾為今哈密地自此而西由狐胡至車師前王廷經山國危須尉犁烏壘渠渠犁焉耆龜  
茲姑墨溫宿尉頭至疏勒所謂隨北山波河西行此北道也其自伊吾而北至蒲類又西為車  
師後庭經卑陸單桓烏貪訶離至烏孫又北通郁立師卑陸後國劫國則北道之北亦不當  
孔道也至疏勒之西為捐毒休循已入蔥嶺于賓之西自皮山 **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  
西夜子合以至烏秣又皆蔥嶺之國為通西南諸國之孔道 **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

**居奄蔡焉耆**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焉字是也焉字絕句焉下者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  
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疏勒故曰西踰蔥嶺領出大宛康居奄蔡也  
若焉耆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疏勒故曰西踰蔥嶺領出焉耆乎漢  
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焉下皆有焉字此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  
紀無焉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也故知諸書內焉字皆後人所加先謙曰由疏勒

而西爲大宛在大月氏北亦蔥嶺西國也其北爲康居爲奄蔡又極西北爲條支是爲蔥嶺西北諸國又極西爲大秦陳湯傳云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是大宛亦可從南道踰嶺後稍北耳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補注蓋置在太始時西域同漢時匈奴烏孫俗匈奴西邊日逐王始以左賢王子先賢揮爲日逐王

皆古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

蓋置在太始時西域同漢時匈奴烏孫俗匈奴西邊日逐王始以左賢王子先賢揮爲日逐王

者匈奴右部界西域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補注沈欽韓曰僮僕都尉蓋主簡閱人口徐松

長又各置相都尉通鑑胡注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

足也補注徐松曰三國在西域北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補注徐松曰

道而東西適中故僮僕都尉治之

州地渭水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州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爲中國之

地在周時爲西戎白翟義渠所居

竟作境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補注徐松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

從臨洮西南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以征伐爲事廣威

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補注先謙曰見騫傳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補注先謙曰霍去病傳元狩二年遂空其地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渾邪王率其民降始築令居呂西

初元年開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初置酒泉郡志酒泉郡武帝太

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肅州地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

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肅州府敦煌今肅州敦

煌列四郡據兩關焉關注徐松曰陽關在南玉門在北大率出南道武帝時置車師師出玉門迎軍元始

道也而去胡來王亦守玉門關傳又言自玉門關出南道歷鄯善是兩關仍得相通

廣利傳武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先謙曰胡注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

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爲得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王念孫云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

事之職猶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

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

是職與所同義景紀命亡罪者失職武紀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其加賜鯨魚孤獨高年

帛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其所亦謂之得職

趙廣漢傳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注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

於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補注徐松曰今哈喇淖爾北一由哈喇淖爾

南皆經羅布淖爾南至塔里木河之南岸巴罕噶順凡千八百餘里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

數百人補注徐松曰此據昭帝時言之李廣利傳注輪臺國名渠犁武紀廣注西域胡國

置使者校尉領護秩尊加使者以別之亦稱使者史記置使者護田積粟是也鄭吉以後改

爲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副稱校尉後書云武帝置校尉領護田積粟是也鄭吉以後改

日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補注徐松曰據傳有樓蘭負水僮僕送迎漢使又曰鹽畜負糧須

諸國稟食又曰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漢

使因糧外國之證所以省齎糧之勞費得積穀以威西域也使外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

徐松曰元紀注衛司馬即衛尉入屯使護鄯善呂西數國補注徐松曰吉傳使及破姑師未

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注錢大昕曰集解徐廣注姑師分呂爲車師前後王及山

北六國師爲車師前後國且爾東西國卑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共八國後書以前後部及

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為車師六國不數西且彌與卑陸後國者或已為他國所併周壽昌曰此都護分之也後書云哀平開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非也觀五十國皆屬都護惟五國不屬可證此番之分即三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之漸匈奴分為五單于而時漢獨護南道匈奴遂衰西域分為五十五國而西域遂弱此亦眾建而小其力之義也

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呂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補注先謙是歲神爵三年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

前漢九十六上

五

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注徐松曰傳統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南以至嶺之西南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東入蔥嶺經嶺中休循得毒二國沙車傍蔥嶺西山之東不當烏弋山離道故下蔥嶺經其國自南道北行至北道得疏勒以次東北至焉耆焉耆之北即天山車師地補注徐松曰焉耆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於此終焉先謙曰官本出陽關提行不連上文

羌戎牧羊人從人收羊韋元成傳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媯羌裂匈奴之右臂羌種繁多  
單舉媯言知當時為諸羌首帥或單言媯趙充國傳云媯月氏論衡云方今哀牢鄯善媯降  
附歸德也西域圖考云媯羌當在媯美國王號去胡來王注先謙曰去胡來王唐兜覓下卷  
陽關之西小宛之東今論為戈壁媯美國王號去胡來王注先謙曰去胡來王唐兜覓下卷  
亦見匈奴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注宋祁曰越本八作六徐松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媯羌為最  
五小王所處不一皆特言陽關記其道里其餘往來孔道兩關  
得通故不言校以樓蘭去陽關長安里數作八者是越本非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注徐  
特於媯羌樓蘭兩國標去陽關去長安里數作八者是越本非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  
安知陽關之去長安四千五百里孫曰顏說甚迂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  
注孔大也太元羨次五日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是也說文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  
徐松曰趙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蓋與媯羌雜處者

**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注徐松曰勝音升胡注勝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  
音子餘反補注徐松曰勝或言接或言通或言至案于闐言北與姑墨接而姑墨言南至  
閩龜茲言西與姑墨接而姑墨言東通龜茲是因地為文非有異義先謙曰後書西羌傳南  
按蜀漢徵外蠻夷西隨畜逐水草不田作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所居無常  
北都善車師諸國穀師古曰穀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注徐松曰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服刀拍  
師古曰穀亦仰穀旁國此蓋由鄯善以資且未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服刀拍  
拍斝旁也徐松曰御覽引作自音陞補注沈欽韓曰釋名短刀曰拍斝帶時西北至鄯善乃  
當道云補注徐松曰姑美種與西域別班不立西羌傳故因西鄯善國補注先謙曰官本提  
併小宛精絕戎盧且未四國亦見于閩莎車傳下三國晉魏仍為鄯善唐書號納縛波西域  
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門戶則蒲昌海以東皆其地今鳴順之千里戈壁皆其地河水注  
南河自且末國來東為注濟河又東運鄯善國北又東注勃濶北河自墨山國來東運注濱  
城東南注濟河又東運鄯善國北又東注勃濶北河自墨山國來東運注濱  
東入勃濶谷謂是澤為牢蘭海即蒲昌海也水連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西接鄯善東

連三沙海河北臨河水入地理志敦煌郡西域水道記云塔里木河自庫爾勒東行二  
百里運哈喇沙爾城南又東二百餘里運博斯騰淖爾南又東運於羅布淖爾諸境水六十  
餘匯之是也其受水之口今惟一處水經注以為南北二河各自注澤案漢書分兩道顯言  
南山北山不見分波南河之文知一川渠并振古如茲鄯善所說容有未審大淖爾旁  
有小淖爾環之北則圓淖爾三南則方塘淖爾四地當哈喇沙爾城東南五百里吐魯番  
城西南九百餘里鎮城曰廣安唐之安樂城其東七十里曰元火州治今曰喀喇  
和卓又東五十里曰魯克沁東漢之柳中城也廣安城西二十里為漢交河城本名樓蘭  
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勃濶在樓蘭城北打泥城故彼俗謂是澤為牢蘭海因國  
得名牢樓一聲之轉徐松云匈奴傳單于遣漢書曰樓蘭烏孫是未改國名之證王治打泥  
城師古曰打音一胡反補注徐松曰御覽注云打音烏河水注去陽關千六百里補注徐松  
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為新城也魏書云所都城方一里去陽關千六百里補注徐松  
玉門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先謙曰媯羌傳云去陽關千八百里此云千六百里則媯  
羌為近矣上云自近者始首舉媯羌疑千六百里傳寫有誤魏書出玉門二千里為得之

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補注徐松曰傳凡言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  
二人輔國侯補注徐松曰西域置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巨略反其字從卍音節下  
者二十二國凡二十三國卻胡侯師古曰卻音巨略反其字從卍音節下  
近匈奴之國焉者與鄯善有卻胡侯疏勒龜茲有擊胡侯龜茲又擊胡君鄯善都尉補注徐松曰西域  
有卻胡都尉胡君危須焉者有擊胡都尉危須又有擊胡君鄯善都尉補注徐松曰西域  
擊國名與精絕擊車師都尉置二人一在龜茲左右且渠補注徐松曰此因匈奴官名句  
擊國名與精絕擊車師都尉置二人一在龜茲左右且渠左右且渠補注徐松曰此因匈奴官名句  
擊國名與精絕擊車師都尉置二人一在龜茲左右且渠

**擊車師師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西域凡置二人一在譯長二人補注徐松曰西域凡置三  
長二人者蓋亦分左右案諸國官皆用其國人為之而佩漢印綬猶今之回部伯克第官制  
亦非定於一時鄯善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鄯善都尉車師師君師君師君師君師君  
有擊車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即烏墨城也凡  
師之稱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即烏墨城也凡  
師之稱

**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漢  
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河水注打泥城西北去烏墨  
千七百八十五里吐魯番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林傳曰難三西北去車師千八  
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為國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為何山矣而師古云此

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爲之說也下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其地相接

文山國王同先謙曰辨見山國王下補注徐松曰其地相接

沙鹵少田補注徐松曰佛國記鄯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羅旁國之穀也

國出玉補注徐松曰今未聞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補注徐松曰白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

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

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律音丑成反補注宋祁

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沈欽韓曰嶺表錄異胡桐淚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象胥錄撒馬

兒罕貢物有胡桐七十一西域錄云胡桐譯言柴也其樹徧滿沙灘不任器用僅可取作

燒柴夏日炎蒸其津液自樹抄流出凝如琥珀者爲胡桐淚自樹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

桐謙徐松曰此數種徧西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爲近淚者樹之汁非必盡食

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馬疾白草顏說是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二四尺性

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爲箸汪校本

銀下無也民隨畜牧逐水草補注徐松曰魏書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反能作兵與娒

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補注先謙曰詳騫傳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

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之補注先謙曰胡注漢攻劫

漢使王恢等補注朱一新曰此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並詳大宛傳漢使多言其

國有城邑兵弱易擊補注徐松曰如騫傳言諸當使宛姚定漢等言宛

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補注徐松曰元狩二年置五屬國

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師古曰功臣表王恢以捕得車因暴兵威巨動烏孫大宛之

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補注徐松曰史記暴作舉動作因案是時

浩侯補注徐松曰浩侯是樓蘭車師二王皆破虜

貳師軍擊大宛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廣利

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注徐松曰因樓

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補注徐松曰捕得生口知狀呂聞上

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關補注徐松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

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亦因使候司匈奴補注先謙曰匈奴自是

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師古曰以亦因使候司匈奴補注先謙曰匈奴自是

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注徐松曰即

漢復責其質子補注徐松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者在漢

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間樓

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補注徐松曰樓

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補注徐松曰案即今噶順

曰後魏書樓蘭常主發導補注徐松曰大宛傳爲發導譯抵



漢者皆預儲糧水章昭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艾補注徐松曰齊語注背曰負肩曰僮艾創後復為匈奴反間音居竟反數遮殺漢使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三輩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補注徐松曰匈奴謂賢曰屠者蓋以匈奴語為名久在漢故曰降遂降漢耳徐謂久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補注徐松曰詳介表作平樂監介子輕將勇敢士齋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補注先謙曰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

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補注馳傳詣闕師古曰傳見皆作安歸或因詔有安歸嘗為匈奴間候之語連文致誤頭臺街蠻夷邸問黃圖以蠻夷邸在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長安城內或臺街即北關下之街補注徐松曰說文鄯善西胡國也段玉裁云此時初製鄯善字周壽昌曰後漢西域傳無樓蘭國名班超傳亦然而班勇傳云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河水注云行貳師將軍索勸將兵干

人至樓蘭屯田又云召鄯善龜茲焉者為刻印章補注徐松曰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周壽昌曰舊儀所說恐誤非兩漢制也匈奴傳宣帝甘露三年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綬綬

又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自王莽造將權璽後始改遣大將軍耿夔授北匈奴單于於渠犂璽綬則仍用璽不用印此之印章特此之匈奴諸王

非比單賜呂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本相下有將軍二字引宋祁曰清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

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補注徐松曰通國中有伊循城經鄯善伊循城循二字相亂河水注河水逕伊循城北又東注澤其地肥美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補注先謙曰官令

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呂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補注徐松曰都尉秩尊於司馬此漢官與鄯善都尉異伊循官置始此矣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鄯善國

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補注先謙曰唐書西域傳古且末東行自且末呂往徐松曰且末以和闐境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至且末又云且末為鄯善所併後國復立梁域記云于賓東行入流沙磧磧漫行人迷路莫知所詣行四百餘里至觀貨羅故國從

至納縛波國即樓蘭也補注徐松曰是知沙磧二千里國久空蕪晉法顯經行已繞道焉宋雲所見有左末和未捍廢三城至唐康寧城樓閣開鎮且末今亦不知何在矣

河水注南河自精絕國來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

逕且末城西又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董祐誠水經圖說云隋志且末郡在

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志渡且末河至且末城蓋皆指阿耨達大水以此注推之當在蒲

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

郭元獎西域記唐時已為無人之境今則唐代諸鎮城王治且末城補注先謙曰後並淪沙磧水泉之匯為淖爾者以十數皆潛行入沙矣

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且末至鄯善七百二十里鄯善至長安六千一百里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左右將西域置左右

將者十九國 譯長各一人 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 北接尉犁 補注徐松曰 且末北界且

未河蓋與尉犁以河為界尉犁在且末東北界南至小宛可三日行 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注云不知 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案

傳有言馬行若干日者此當為步行據小宛去長安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補注 里數則且末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行可三日也

曰俗本作三千案下精絕國言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末通精絕正二千里也魏 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

而聚立理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遭擁蔽鼻口其 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殆是即通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小宛為鄯善所并後復 王治杆零城 師古曰去長安七千二 百一十里 補注徐松曰去陽關 戶百五十 口千五百五十八里 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

人 補注徐松曰西域置左右 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 補注徐松曰以在且 末南故遠三百里

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補注徐松曰戎盧于闐難兜三國 皆云南接婁羌而此與渠勒獨言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所

據之山谷近於南其實羌 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精絕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且末至精絕又云精絕為鄯善所并後復立 魏志注三國時屬鄯善水經圖說云當在今和闐極東大戈壁中河水注南河自

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傳又言渠犁 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隄陁 補注徐松曰說文隄下云塞也陁下云 西通杆彌四百六十

里 師古曰杆音烏 補注徐松曰不言東者與且末互文見義案龜茲云東南接且末南接 精絕渠犁亦曰東南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犁西至龜茲五百八十里是知精絕國境東

戎盧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戎盧為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 三國屬于闐西域圖考云在渠勒之東今淪為戈壁 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

百里 補注徐松曰去陽 戶二百四十 口千六百一十 勝兵三百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 國傳凡無官之國十三辟

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補注徐松曰傳言不當道 之國三皆與婁羌相屬

杆彌國 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杆架索隱曰杆架國名也案杆即杆字之訛爾架音同先謙曰 後書有傳改號拘彌又云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又見莎車傳

又作俱密即拘彌之變字也見唐書西域傳河水注南河自于闐國來東北逕杆彌國北下 入精絕國案于闐河合慈嶺南北河已合矣此引鄯注仍南北分敘亦便尋檢左右諸國疆域西域

水道考云于闐河合慈嶺南北河而東流克勒底雅河從南來注之水出克勒底雅山北流 逕和闐屬之克勒底雅城東西域記云瞿薩旦那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即此河也

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蓋彌故城今何在城 東城郭遷移不足為異 王治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 補注徐松曰杆彌至精絕四

八百里也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 戶二千三百四十 口二萬四十 勝兵三千五百四十 人 補注徐松曰漢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 補注徐松曰西域置騎 君者十一國二十一

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 師古曰 慈音 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 補注徐松曰集解引徐廣曰漢紀拘彌去于 今名蓋彌 補注先 謙曰官

渠勒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為于闐所統後復立魏 王治韃都城 師古曰韃 音居言反去長安九 志注三國時屬于闐西域圖考云今淪為戈壁

本考證云案此孟堅自撰作史時 言也後書拘彌國王居蓋彌城

前漢九十六上

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

國為小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補注徐松曰

婁羌在東于闐在西皆南接。補注徐松曰

于闐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晉梁後魏周隋後晉漢宋明紀傳皆作于闐或

旦今為和。王治西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其地方百九十里連山相

里。補注徐松曰于闐去扞彌三百九十里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

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次大國案新唐書言勝兵四千輔國侯

徐松曰後書西域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

治之西城為今額里齊城其東城或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補

去鄯善千五百里。南與婁羌接。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

日今南北二河皆運和闐北界姑墨在北。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補注徐松曰西域記

餘里東西二千餘里東扼蔥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獨另大河中境正當蔥嶺西

矣先謙曰河水注西域記曰魏羅疏疏出阿焉達山之北西運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

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魏羅疏疏下水入安息水經圖說云蔥嶺西流之水盤曲山中其西

北入達里岡阿鄂護者北流較近與安息入海之文不合今巴達克山南有水出雅布塔爾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部南又西運哈爾巴什紅帽同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水又西北流運科克倫

反急言之聲如鴉耳非正音也補注徐松曰顏讀烏為鴉鴉與鴉雙聲字皮山去都護四  
千二百九十二里烏耗去都護四千八百九十二里是烏耗遠於皮山僅六百里此言兩國  
相去千三百四南與天篤接補注先謙曰張騫傳作身毒李奇注一名天篤淨屠胡是也後  
晉宋齊梁陳北魏唐宋紀傳中北天竺見梁書西南天竺見後魏書五天竺見唐書又云天  
竺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宋史亦稱東印度明史榜葛刺則東印度也西域記云或曰賢豆  
今從正音宜云印度皮山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河自蒲犁國東  
南即天竺隔雪山不通行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皮山國北亦與姑墨以河分界也  
西南當屬賓烏弋山離道補注徐松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二里有凍凌山案子合云東接  
賓賓必先經子合與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子合云西北接莎車子合  
烏耗不言者略也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在皮山之西故皮山西北通莎車

烏耗國補注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下云自皮山西南經烏耗涉懸度後魏為權於摩國見西  
域傳唐為烏篤通典烏篤在中天竺南一云烏茶見大唐西域記篤茶皆耗之音

變字皇清通考云當今王治烏耗城補注劉敞曰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  
巴達克山地在蔥嶺西

安已滿五十里烏耗遠於皮山不容去長安反近疑有誤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補注徐松  
曰漢紀以

國小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子合是蒲犁又在子合北西與

難兜接補注徐松曰縣度亦在國西或與難兜為界歟山居田石閒補注徐松曰河水注作佃于石壁閒唐西域記

寒風凄烈雖植麥有白草補注徐松曰後書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累石為室  
豆少樹林乏花果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案此非善國之白草故別言之累石為室

補注沈欽韓曰即今之礪房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  
後書西南夷傳謂之邱籠

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補注沈欽韓曰  
孟說是也明史西域傳納失者罕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蓋小步馬師古云百步千

跡者史傳所未見徐松曰依顏說今俗謂之碎走但馬之能步驟各有不同豈一國所出盡  
能如一案唐西域記言此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則孟說不為非也先謙曰官本注

細步下有有驢無牛其西則有懸度師古曰懸繩而度也懸字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  
言其二字

所五千二百里補注徐松曰據此文是烏耗懸度者石山也補注沈欽韓曰魏書阿鈞羌國  
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釋法顯西域傳曰度懸嶺已入北

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下有  
水名新頭河與懸度懸嶺相連昔人有鑿石通路施梯者凡度七百梯懸嶺之目眩下有

懸嶺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下有  
也懸道元云即屬賓之境郭義恭曰烏耗之西有懸度之國案屬賓正是漢所往來何云張

騫未至乎通典云今案懸度懸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  
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徐松曰石山谿谷不通補注徐松曰谿谷

通典引作名山云在渴槃陀國南四百里谿谷不通御覽引作谷谿呂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補注先謙曰後書西夜有傳云一名漂沙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  
不言西夜莎車言西夜不言子合此傳亦明言西夜與胡異復別言子合出玉石截然為二

國惟蒲犁下兼言西夜子合而河水注所引仍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  
如烏弋山離云與黎軒條支接尉犁山國云與鄯善且未接豈以文義相屬遂指為一國乎

此傳所言地理證以他書皆是子合之事蓋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戶口兵數及四至之  
文傳本奪爛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為一范氏之論為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治呼健

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徐氏管城碩記云西夜國王號為子合王治呼健谷為句是猶未考  
後魏書也周壽昌云兩國雖共壤實一行國一土著班固未誤為一國范偶未審耳本書各

國俱未稱王名何獨西夜有號子之稱後魏書云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  
子治呼健谷是西夜子合已併一國號子或當魏時國王之相去數百年不得引此作證

先謙案後書又云自于賓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魏志注三國時西夜屬疏勒子合見佛  
國記後魏唐時為朱居槃亦為朱俱波並見西域傳併有西夜蒲犁依耐德若四國地西域

圖考云西夜在皮山西南今乾竺特之西境宋雲往天竺由皮山取道於此子合在西夜西  
取酥今噶勒察同治呼健谷師古曰健音鉅言反補注徐松曰後書健作健佛國記子合南

之博洛爾部南境治呼健谷行四日入蔥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是呼健為蔥  
嶺中

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

前漢九十六上

日漢紀以

爲小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補注徐松曰佛國記法顯自于闐行二十里到子合國蓋于闐西通皮山由皮山

子合西南與烏托北與莎車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渠沙國在西國蓋于闐西通皮山由皮山

北蒲犂反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奴代反補注錢大昭曰反皆西夜類也補注徐松曰五

接西夜與胡異補注徐松曰臣贊武紀注渠犂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爲胡故後書梁

胡以別匈奴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注徐松曰商頌箋隨畜逐水草往來而

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注徐松曰特言之以別西夜

蒲犂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經蒲犂漢後無考河水注南河自依耐國來東逕蒲

流至葉爾羌王治蒲犂谷補注徐松曰蓋亦蔥嶺谷先謙曰

合葉爾羌河補注徐松曰蓋亦蔥嶺谷先謙曰

去陽關當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

九十六里補注徐松曰蒲犂由莎車至都護治所當作二千三百一十二里

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在莎車北蒲犂北接莎車此云東至

也五當作七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在莎車北蒲犂北接莎車此云東至

日河水注引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蒲犂在無雷西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

無雷國補注徐松曰蒲犂在無雷西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

依耐國補注先謙曰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今爲英吉沙爾直隸廳河水注南河自無雷國

云今蒲洛爾北境西夜子合王治補注王念孫曰案上文皆言某國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

蒲犂依耐唐爲朱俱波國補注王治某城此下不言某城者闕文

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犂至

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犂至

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犂至

寄田疏勒莎車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犂至

無雷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經蒲犂至無雷漢後無攷河水注南河自蔥嶺分源

河下入依耐國水經圖說云迦舍羅國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犂至

陀國大厓東北至奔攘舍羅國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犂至

北喀什噶爾西邊地分流之水當即傍山東南流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犂至

勒察回之八達克山東北境也蔥嶺之脊其南爲唐喝盤陀國西域圖考云國在依耐西今噶

源西源出喀楚特城南大山東北流迤塞勒庫勒莊齊齊克里克嶺水注之又東爲托里而

隆河又東南流折而東北又折而西北凡數百里迤密爾山北即玉山也河水又折而東

北流迤英額齊盤山爲澤勒善善河又東北流迤葉爾羌城南又東北流爲洗泊水草之交

是爲黑水國人稱曰喀喇烏蘇又東北與東源會東源出庫克雅爾山在和闐西與其南山

屬水北流至沙圖城北分爲二行百八十里復合東行百里爲聽雜阿布河唐書于闐西五

十里有鞏關又西經瀚海西北渡繁館河或即聽雜阿布河也又東北爲哈爾噶里克河

又東北爲沁達勒河又東北至葉爾羌城東二百王治盧城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無雷國

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盧字作靈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謬作盧其後王治

流迤無雷國北治盧城與此書合與其遷就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

其說以從御覽何如徑據水經注之爲愈也

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補注徐松曰漢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

依耐蒲犂至都護治所補注徐松曰無雷由

作二千八百五十二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無雷之東爲難兜難兜之東爲

東北爲文南與烏托補注徐松曰烏托境蓋與姑羌犬

前漢九十六上

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補注齊召南曰案天篤即天竺也下文屬賓傳曰塞種分散  
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後書傳之天竺即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  
也徐松曰捐毒在蔥嶺東爲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山南爲五印度地二國絕遠顏比而同  
亦誤以身毒爲捐毒補注徐松曰不言寄

**難兜國**補注先謙曰後漢以下不見於史河水注西河自休循國來西逕難兜國北下入蜀  
王治補注王念孫曰不言治某城關文王先 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  
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

**雷三百四十里**補注先謙曰難兜國境不與無雷 西南至屬賓三百三十里補注先謙曰河

**南與婚羌**補注劉奉世曰案婚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  
必誤徐松曰通典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婚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蔥羌  
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皆不知其道理廣狹蓋同爲羌種故傳以婚羌目之

種爲豪酋更相鈔暴是知沿山布谷種類實繁其附近陽關止去胡來王一種國無治所又  
不列傳諸傳亦未指明後書西羌傳亦云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但似未  
至難

**北與休循**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河水自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兜耳補注徐松曰難兜國北是休循在難兜東北 西與大月氏接補注徐松曰難兜西至  
北有大月氏之境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屬賓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

**屬賓國**補注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下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秬涉懸度歷屬賓國志注三國時  
羅國王先慎曰御覽引銀上有金字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注徐松曰關當七千七百里 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補注徐松曰隋書  
大國也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迴濕彌彌羅國

**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烏秬在難兜東難兜言東北而烏秬反言東者 東北至難兜國九  
日行補注先謙曰上文云難兜至屬賓二 西北與大月氏補注徐松曰與大 西南與烏弋山

**離接**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屬賓居在四山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

**屬賓**師古曰君謂爲之君也塞音先得反補注徐松曰塞王大夏之王 塞種分散往往爲數

**國**師古曰即所謂種者塞種聲相近本一姓案梁荀濟論佛敎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

居敦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說與  
顏別然考牟子書言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

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毛遵等  
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是釋氏之法實出於大月氏大月氏

國卽塞王故地也元和姓纂亦云**自疏勒呂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屬賓地平溫**  
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後卽釋種也

**和有目宿**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漢使取 雜草奇木補注徐松曰隋書漕國出  
黑鹽阿魏藥白附子一切檀榿梓竹漆師古曰榿音懷卽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補注徐松

有木如棠而圓葉赤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穰別是一木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  
惟玉篇云榿槐別名後魏書載此文卽作榿槐是顏所本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

溼補注徐松曰都城西 生稻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注五穀謂黍稷麻麥豆是五穀不數稻故  
臨信度大河故下溼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注五穀謂黍稷麻麥豆是五穀不數稻故

田稻而於五冬食生菜補注徐松曰舊唐書其民巧雕文刻鏤補注徐松曰蜀貢今痕都穀仍特別之

治宮室補注徐松曰隋書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織罽補注徐松曰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文曰罽邪交曰罽案說文罽魚網也罽西胡毳布也則罽當作罽廣韻亦云罽類織毛為之刺文繡好治食補注王念孫曰案治食二字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圖田治宮室而誤有金銀銅錫呂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也徐松曰河水注罽貢土地和平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也呂金銀

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清曰幕音漫師古幕謂按背穴王先慎曰今西洋銀錢猶沿其製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貢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鞅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補注錢大昭曰爾雅爆牛郭注即犂牛也領上肉爆赤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畜一邊健行者曰三

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徐松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義引作犂又云周成難字作犂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膊上有犂王氏廣雅疏證云彌猴聲轉為母猴說文

曰為母猴也又轉為沐猴御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

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緞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冷石汁加以

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真實非真物補注沈欽韓曰後魏書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探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

非自然之物徐松曰說文幾珠之不圓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珠璣小珠也廣雅虎魄生地中其書作吹瑠璃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珠璣小珠也廣雅虎魄生地中其書作吹瑠璃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珠璣小珠也廣雅虎魄生地中

道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瑠璃石之有光者也段氏謂瑠璃有鬼神有

壁流離漢武梁祠堂畫及吳國山碑皆有壁流離今本漢書注脫壁字讀者誤以璧與流離為一物矣璧與吹音相近又案元應所說孟言青色蓋有據也先謙曰官本注治治疑

是治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貢自曰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

使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關都尉武帝初置王復欲害忠忠覺之適與容屈王子陰未赴補注徐松曰容屈王蓋其國小王如康居五王

共合謀攻罽殺其王補注徐松曰所殺者烏頭勞之子通鑑注以為殺烏頭勞非是立陰未赴為罽貢王授印綬補注徐松曰蓋外國王惟漢後軍候趙德使罽貢與陰未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未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

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補注王念孫曰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銀鎗云瑠也鎖也故師古云琅當長鎖也

鎖也不得又於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曰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琅當上加鎖字

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河平四年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補注徐松曰欽傳徵詣鳳常與之欽慮之曰前罽貢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

執殺使者所曰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補注先謙曰嬌驕之借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曰為通厚蠻夷補注王念孫曰為字涉下為字慝快其求者為壤

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苦煩反比今縣度之隄非罽貢所能越也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履其鄉慕不足曰安西域師古曰鄉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注前親逆節補注徐松為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前親逆節補注徐松

為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前親逆節補注徐松

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三已與今本同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欲通貨市買。曰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補注徐松曰非奉獻之實凡遣使送客者欲

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

屬漢。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刀斗解在李廣

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

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刁斗以

銅作鐃受一斗書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銷無刁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

糧。須諸國稟食得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白飲次國或貧小不能食

或桀黠不肯給。補注徐松曰如李廣利傳所謂當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

乞句無所得。師古曰句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山在渴槃陀國西南宋膺異物志云山皆

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唐書喝槃陀城員徒多河西南即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

盤石阪。補注徐松曰西域記曰又始羅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西域記四境負

乃到縣度。補注徐松曰佛國記云順慈嶺西南行十五里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

不得相收視。補注徐松曰言險阻危害不可勝言。望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

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曰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

烏弋山離國王。補注先謙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後書德若傳下云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

戶口勝兵。補注先謙曰戶口勝兵語意不完以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

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犂讀與驢同。軒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補注宋祁曰景本挑作桃

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又云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其繞黑海

也。過峽為土耳其。其西土則入歐羅巴洲。境矣。犂軒為蔥嶺極西之國。行可百餘日。乃至條



見波斯後魏波斯傳云波斯國都宿利城在伍密西古條支國也隋書波斯國都達曷水

之西蘇蘭城即國臨西海補注先謙曰後書條支傳云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

條支之故地也國臨西海補注先謙曰後書條支傳云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

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

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

止隋書云條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圖考云條支在今俄羅斯極南之擣里達部地西海

抵條支臨黑海岸故安息人得沮之漢時大秦國都在意大里亞之羅馬拓土而東與安

息鄰經其國行程及萬里故由海往徐繼畲以天方當之不知海水之環指城而言天方關

境數千何止四十且西北所通亦非一隅其臨海句暑溼田稻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氣候

不能解良由未審地形也條支為蔥嶺極西北之國暑溼田稻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氣候

穀惟無稻及黍稷是與漢時異王有大鳥卵如獲師古曰獲汲水瓶也音於龍反補注徐松

先慎曰御覽四夷部田下有宜字有大有大鳥卵如獲師古曰獲汲水瓶也音於龍反補注徐松

鳥卵如汲水之壺耳無一二石也見張騫傳注後魏書云鳥形如囊馳有兩翼飛而不能高

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先謙曰後書出人眾甚多勝注徐松曰隋書往往有小君長安

息役屬之曰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補注先謙曰後書安息後役

息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補注沈欽韓曰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國有化人

雀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定者飛魏書悅般國真君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

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言其

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蟻蟻凍死者十二三徐松曰後安息長

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

山西有王母山玉為堂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補注先謙曰後書大秦國

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

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呂還莫有至條支者先謙案據後書此文可字是二字之譌河水

注引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日莽莽平野之貌補注徐松曰顏此

釋文云莽蒼近郊之色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補注徐松曰唐杜環大食國經行記云梗米

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食飲宮室市列補

珠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國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蔓一名葵蘆葵食飲宮室市列補

徐松曰大食國經行記云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錢貨兵器補注徐松曰唐書

屬補注徐松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銀石珊瑚琥珀車皆與罽賓同而

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者兩角或為辟邪

祝也後音酸貌音倪拔音步高反耐亦類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

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與孟說異蓋亦駁類徐松曰後書帝紀月氏安息各獻師子扶拔

也先謙曰注者兩角官本作兩角者是俗重妄殺注徐松曰烏弋已入北天竺境故雜浮

圖道後書云天竺國修浮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補注徐松曰言獨者諸國同屬貨

蓋引此傳而奪頭字呂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絕遠漢使希至補注

日後書云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慙都善而南行補注徐松曰

芝直至小西洋漢未通矣轉北而東得安息補注先謙曰後書條支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西域圖

安息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後魏周隋唐紀傳後魏時為伍密隋稱安國唐書安

亦日布諾又日捕喝西域記喝捍國此言東安捕喝國此言中安代地國此言西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前漢九十六上

安西城圖考云今波斯國北八部之境補注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補注從後書作南西與條支接補注先謙曰番

于闐國來西巡健陀衛國北至安息注雷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海先謙案西河即阿母河雷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鹿城號為小安息後魏書云都蔚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搜城隋書云城有五重環以流水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安里數正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當有誤字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考云後書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千六百里至斯賓國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羅國九百六十里此今西土耳其地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而渡海通大秦此地通羅馬本有陸路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意大里亞北境又折東南始至羅馬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即至也甘英得之安息人之言而按之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曰銀為錢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文獨為玉而幕為夫人面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又與烏弋異王死輒更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鑄錢有大馬爵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頭及膺身蹄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今本脫之則為不詞矣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八竝同沈欽韓曰通典吐火羅國高宗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為駝鳥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突厥本末記云短人國有大鳥高七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先臨嬌水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謙曰西域圖考云慈嶺極西之國臨嬌水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故車船輻輳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念孫曰上書字本作畫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行爲書記五字非擇書革也今作書革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隨漢使者來觀漢地巨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於漢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長四尺五寸徐松曰黃圖云奇華殿在建章宮旁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傳注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數日尙書陳忠案漢書乃知世宗時犍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安息東則大月氏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大月氏國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傳云莎車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三國後魏時仍爲月氏魏源海國圖志云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大月氏今爲愛烏罕布哈爾二國分得其地一統志以布哈爾爲難兜國地案難兜乃小補注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番

密國遣使獻一封黑囊駝通典杜瓌經行記云大食國其駝小而緊背有孤  
峯頂者日馳千里蓋駝皆兩封故以一封為貴師古不知其故又非封牛也  
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控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

易匈奴也補注徐松曰通考引作故恃本居敦煌祁連間補注徐松曰據隋書月氏王姓溫

疆顏注恃與輕對舉是舊本有恃字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控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

武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案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為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

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

下脫王字當依張騫傳補徐松曰河水呂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

注引作殺其王通考引作殺月氏王補注徐松曰西戎圖考云媯

之師古曰解都媯水北為王庭補注徐松曰大夏在西北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媯

水唐之烏許河亦名縛芻河今為阿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母河西北流入布哈爾西之鹹池補注徐松曰大夏在西北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媯

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後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

地月氏王為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

霍去病取西河地開湟中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在張掖者號曰義從胡靈帝紀所稱北宮

伯玉與先零羌叛者也又後魏書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

多羅為匈奴所逐後徙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

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二百五十步高八丈

所謂百丈佛圖也補注徐松曰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

月氏可考見者如此補注徐松曰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

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補注王鳴盛曰月氏既不屬都護豈

大夏民多可百餘萬有五胡侯師古曰胡即翕字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有傳父布就胡侯李奇

徐松曰即上文所有五胡侯師古曰胡即翕字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有傳父布就胡侯李奇

謂須諸國稟食也有五胡侯師古曰胡即翕字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有傳父布就胡侯李奇

胡侯匈奴傳又言小月氏趙信為翕侯先謙曰後書云初月氏為匈奴

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摩貴霜附都密凡五部胡侯

一曰休密胡侯官本一日至五日皆不提行連上為文治和墨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

開山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補注徐松曰五胡侯道里最為

九百里雙摩去貴霜二千一百九十九里貴霜去附都二千二百里附都去高附九百里據

去陽關言則休密去雙摩二千里雙摩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附都二千二百里附都去高

附一千八百一里而休密去陽關轉較雙摩為遠當籍流傳宜有訛奪今各以後魏書校正

後魏書云休密胡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當作去都護二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

六千二百一十二里

二曰雙摩胡侯治雙摩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去都護二千七百四十一里

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雙摩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去

三日貴霜胡侯治護燥城師古曰燥音藻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後百餘歲貴霜胡侯已就卻

天竺諸國稱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後魏

書鉗敦國故貴霜胡侯在折薛莫孫西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

九百八十二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貴霜在雙摩西六十里當作

四曰附都胡侯治薄茅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弗敵殺國故去都護五千九百六

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附都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

五日高附胡侯治高附城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

月氏漢書以為五胡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後魏書云閼浮調

國故高附胡侯在弗敵沙南居山谷間西域圖考云高附在月氏西南安息東屬資西北當

在今阿母河南布哈爾南

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補注徐松曰

境阿富汗之西北境也

附在附都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

千九百七十二里若以偏南不當孔道則去陽關或近數十里

凡五胡侯皆屬大月氏補注徐松曰

徐松曰高附之去大

月氏約七百餘里

康居國補注先謙曰逸周書王會解有康民孔晁注康亦西域之別名也後魏西域傳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隋唐書同是前後皆有康國之稱魏志晉書仍為康居又後魏

有者舌國云故康居國又有悉萬斤國唐書以為即康居蓋後分裂國名唐書康國傳康一名薩末健亦曰蘇秣建西域圖考云今為哈薩克右部地王冬治樂越

隱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注徐松曰傳蓋言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至冬所居樂越隱地

文疑有奪誤先謙曰官本意作匿下到卑闐城師古曰關音徒千反補注徐松曰大宛國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疑城因池為名此建治之地而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

以塔什干城為都會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死則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

即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樂越隱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隱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補

徐松曰據下去都護里數當作去長安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八里不屬都護至越隱地馬行七日

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樂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補注徐松

內地五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補

徐松曰國小於烏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

而俗同者後魏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本月氏人被匈奴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

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

先謙曰顯炎武云言不純臣但羈縻事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

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其後都護甘延壽

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

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補注先謙曰通鑑繫於元延二年胡注元帝

遣子貢獻入侍而後又奉貢也然自曰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補注徐松曰不

都護郭舜數上言補注徐松曰舜為都護當在永始中周壽昌本匈奴盛時非曰兼有烏

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曰失二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匈奴漢雖皆受其質子

徐松曰匈奴傳鴻嘉元年按諸單于遣子左視都韓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

留斯侯入侍案烏孫小昆彌時亦有侍子在京師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補注先

國匈奴烏亦相候司見便則發有便宜互相侵略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曰今

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補注先謙曰胡注謂自武帝然烏孫既結在前

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補注徐松曰服而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

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

都護吏謂若丞以下康居故為無所省曰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補注先謙

自以不屬都護慢易其使故為無所省曰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補注先謙

鄰國曰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賈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匈奴

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注徐松曰蠻者夷狄通稱故匈奴今事漢

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曰之宜歸其侍

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曰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補注先謙曰胡敦煌酒泉小郡及南

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曰此事為困苦補注

八千有奇故為小郡康居在北道而蘇離與難已入吐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火羅境在蔥嶺西南故得從南道苦之通考作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補注王先慎曰康居

不拜使者坐都護吏於烏孫使下欲賈市詐為好辭是謂驕黠之國非謂康居使者也顏

如牛馬之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改名阿蘭聊屬康居魏志注稱阿蘭後魏西域傳粟特國在蔥嶺之西

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周書同西域圖考云奄蔡屬今俄羅斯東境西伯利亞國又在奄蔡部而北即俄羅斯之多僕斯科爾北為德波爾斯科爾北海者也後書有嚴國又在奄蔡

北且言奄蔡小國蓋傳聞不同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其康居奄蔡為蔥嶺西北國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奄蔡即

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日說文崖

牧水草括地志云奄蔡酒國也先謙曰官本大作人是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日說文崖

高邊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高以該卑後魏書粟特居於大澤匈奴傳留郭吉不歸還辱之

北海上先謙曰魏源云此北海疑即今所謂裏海岸本俄羅斯屬地也河水注謂之雷膏

海徐繼畲云雷膏海乃鹹海非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康居有小王五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副王抱闐副王殆即小王

襄海也此北海當為裏海無疑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康居有小王五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副王抱闐副王殆即小王

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師古曰蘇離音下戒反補注徐松曰新唐書史國或曰佐沙曰錫那

西域記錫那國周千四百餘里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險絕人理又

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

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網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觀

貨邏國案此在康居極南境先謙曰官本一曰至五日並不提行連上為文是晉書四夷傳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離城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

里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去康居二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較以去都護里

書云史國北去康居二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較以去都護里

此不同者蘇離在蔥嶺西南入蔥嶺山南道徑達陽關也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即康居小王附墨

康居極東境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即康居小王附墨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即康居小王附墨

東境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即康居小王附墨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即康居小王附墨

九里疑有誤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東治窳匿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豬時治柘折城

北長案此在康居極北境先謙曰隋唐書以豬時為大宛蓋又為大宛所并補注徐松曰唐書石國南五百里為康居則

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石國南五百里為康居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百里去陽關八千六百八

四曰尉王治尉城補注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瀕烏荷河治阿濫謚城即

居東境補注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瀕烏荷河治阿濫謚城即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瀕烏荷河治阿濫謚城即

喝捍國又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是尉城在附墨西六百餘里傳文去

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十九里似近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百餘里疑誤

五日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治奧鞬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伽曰過利

利習彌伽國順縛河兩岸東西二三千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伽曰過利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

里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伽曰過利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伽曰過利

大宛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見莎車傳下亦見魏晉後魏隋唐紀傳後魏為洛那那隋唐為石國

今浩罕八城皆其地今散罕地元時所謂賽馬兩罕城也其西北境

兼有今布哈爾之地見四裔考及海國圖志教罕近為布哈爾所并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伽曰過利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

二千二百五十里補注錢大昭曰二百南監本閩本作五百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

作五百御覽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補注徐松曰國副王後書班超傳月氏有副王

引亦作五百補注徐松曰國副王後書班超傳月氏有副王

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休循言西北

宛為南若以蘇離奧鞬論之則大宛在西

前漢九十六上

三

三

三

至大宛西至大月氏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補注徐松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

是大月氏在西西南補注徐松曰西走乃至大宛言造意至月氏不知

乃送之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也補注徐松曰安息

俗云種五穀地下溼生稻烏弋山離亦云暑溼田稻故史記大宛傳云大宛大宛左右曰蒲

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補注徐松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中

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醜掩蓋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餽又釀

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親食之即他方之果甯有正者又引

後涼錄曰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俗者酒馬者目宿補注徐松曰

嗜酒者種苜蓿如中國種桑麻補注徐松曰

四月以後馬噉苜蓿尤易壯健補注徐松曰

曰通考引朱膺異物志曰大宛馬有兩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又引

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驪馬烏馬赤馬黃馬赤馬黑馬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

馬汗血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東平王蒼傳宛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徐松曰藝文類聚引神

里至日中而汗血武紀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蹄石汗血從前膊出如血號曰汗血馬

案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膊者以用力多也

前賢未目驗言其先天馬子也補注徐松曰

通典吐火羅國城北有頗黎山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張騫始爲武帝言

之補注徐松曰

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是言者非一特自騫始也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呂請

宛善馬補注徐松曰

漢使壯士車令等往宛王曰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

曰謂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補注徐松曰

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補注徐松曰

將山之陰漢貳師城地補注徐松曰

斬其王毋寡首補注徐松曰

乃還語在張騫傳補注徐松曰

師古曰味音秣蔡音干曷反補注

徐松曰史記索隱味蔡大宛將後歲餘宛貴人呂爲昧蔡謂使我國遇屠師古曰

說文調諫也或相與兵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爲王補注先謙曰

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

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

因風諭呂代宛之威師古曰

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補注徐松曰

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

西京雜記云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目宿一名懷風時或謂光風風在其間常肅肅然

照其光彩故曰首薇懷風茂陵人謂爲連枝草述異記曰張騫首薇園今在洛中首薇本胡

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離宮館傳作離宮別觀李善文選注離別非一所也自宛呂西至安息國補注徐松曰

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補注徐松曰

日律歷志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補注徐松曰

是百黍爲銖故說文云十黍黍之重補注徐松曰

地皆絲漆補注王念孫曰

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為器不用為幣補注徐松曰黃

賜大宛幣自烏孫呂西至安息近匈奴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北服渾窳屈射丁零又言益

安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補注徐松曰西近烏孫案丁零為今俄羅斯國臨西海是得至

息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補注徐松曰西近烏孫案丁零為今俄羅斯國臨西海是得至

昌曰信即古之符契也平紀漢律諸乘傳者持尺五轉信司馬國傳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飲

不敢畱苦師古曰不敢畱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補注徐松曰所

然者呂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千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補注徐松曰神爵後西域無侵軼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補注徐松曰計其道里蓋亦蔥嶺西小國

餘里又東至榆漫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鑊沙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阿咄羅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國桃槐國其類歟王先慎曰不言治所與敘姑羌同先謙曰後書以下無考唐書地理志有

桃槐州注以阿臘城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案此下疑有奪文

休循國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作休循先謙曰河水注西河自捐毒國來西逕休循國南下入

難兜國案休循後書以下不見西域水道記云洛陽伽藍記載魏宋雲云入漢盤陀

盤陀國今之阿賴地也喀爾提錦部布魯特居之捐毒傳云西上蔥嶺則休循是矣又云哈

喇庫勒大池觀西流其沿水西出之岸百里曰布魯滿又西四百六十里曰大河橋梁枝

流出焉又西百九十里為什克南城其南又有一水西流西域記云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

悉鐵帝國東界與縛窠河合而西流蓋哈喇庫勒西流之水同入阿母河以注鹹海無疑

河也西域圖考云哈喇庫勒西南流之支必匯巴達克山之水同入阿母河以注鹹海無疑

惟哈喇庫勒尚有一支經喀爾提錦而西流者或北王治鳥飛谷補注徐松曰西域記云

州疑以鳥飛谷得名然則休循更名為護密與在蔥嶺西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

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鐵國東南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極積冰雪寒風勁

烈多出葱嶺謂蔥嶺又以西域諸國志曰蔥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頂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其南哈喇

山多大葱御覽引西域諸國志曰蔥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頂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其南哈喇

庫勒即唐龍池水東流為雅爾雅爾河即蔥嶺北河之南源唐之波謎羅川也唐書西域傳

云南有商彌地大東北踰山七百里至波謎羅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

川與西域記同其云南有亭露即今之布魯特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漢

去長安一萬六百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補注徐松曰漢

去陽關六千一百二里補注徐松曰漢東至都

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作三千三百六十四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

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較捐毒近百一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

休循西南為大月氏在休循西休循倚蔥嶺大月氏出嶺外故傳言踰蔥嶺出大月氏補注錢大昭曰

慎曰因畜隨水草當作隨畜逐水草傳寫者誤逐為隨校者未審改上隨字為因字本傳屢

言隨畜逐水草可證錢氏就字形改字不知休循即今布魯特山峻多雪不可耕作與尉頭

國異不得本故塞種也補注徐松曰漢

捐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無捐毒有天竺云一名身毒或遂以為即捐毒誤也天竺自是今

爾彈之南地屬薩爾巴噶什布魯特部河水注河水重源有三一西出捐毒國蔥嶺之上河

源潛發分為二水一下西入休循國一下東入無雷國水經圖說云西布魯特部落西南至

喀什噶爾之西葉爾羌之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鄂爾善諸部落皆在蔥嶺間捐毒當今西

布魯特地其西流之水自指拔達克山以南之水西北流至布哈爾部落入騰吉斯鄂爾善

前漢九十六上

三

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蔥領無南面此居蔥領中蓋近北也。無人。民。先謙曰西域圖考云此今西布魯特地與休循共之。捐毒休循為北道西國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河西。休循休循國蔥領云西水皆西流。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與大宛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領。補注徐松曰唐西域內本塞種也。補注徐松曰休循捐毒二國為今東西布魯特居。莎車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後魏為渠莎國今為莎車直隸州河。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勒南至莎車也。西域圖考云地跨有蔥嶺南河即唐之徙多河西。有塞勒庫勒為外藩總匯之路。王治莎車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徐松曰據蒲犁去長安滅之當作去長安。戶二千三百二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紀以爲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南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陽關數減之。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又言南至莎車互文以明西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至莎車懸蒲犁。有鐵山出青玉。補注徐松曰今葉爾羌河所經密爾塔山出。依耐無雷皆施運而西南。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補注徐松曰楚主之子。子祭鐵山御覽以爲即莎車國鐵山。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

說。師古曰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補注先謙曰詳四年事。會衛侯馮奉世。補注徐松曰衛侯使送大宛客。即目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補注徐松曰據奉世傳以是歲元康元年也。補注徐松曰據後書漢末有莎車王。延天鳳五年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

疏勒國。唐紀傳唐書云一曰世善見後漢紀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西戎傳後魏隋利訖粟多底今爲疏勒直隸隴水注北河自岐沙谷東分南河。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下入莎車國北山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入。枝水水經圖說云唐書地理志疏勒鎮三面皆山又云疏勒西南入蔥嶺即今喀什噶爾。也葉爾羌河即注之南河喀什噶爾西進東南至葉爾羌西南之山回語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即古蔥嶺沙谷當在喀什噶爾西蔥嶺中自此東出山即平地英吉沙。爾民多引渠以灌田或舊有水傍山東下與葉爾羌河相通後更湮塞與西域圖考云疏。勒西當大月氏大宛東居孔道河曰赫色勒河爲北河之北源唐之赤河也唐志疏勒西。南北三面有山城在水中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祿嶺至城西分流合於城東。德城城在疏勒東流別什托海會通布倫嶺水爲得爾必楚克河又東南流逕哈朗歸卡。自赫色勒嶺東流別什托海會通布倫嶺水爲得爾必楚克河又東南流逕哈朗歸卡。倫與卡倫西小水會爲烏蘭河蘇古語謂赤烏蘭河二源北源爲烏蘭河又東南。流合木什水又東南分爲渠又東南至喀什噶爾城又東南與雅爾斯河會南源雅爾。雅爾河出自哈喇庫勒池池在喀什噶爾城東里數百里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播密川西域記云波羅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案播密川即波羅羅川之異音哈喇庫勒池即大龍池也西域記又云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極觀池東派一大流東至佉沙國。界與徙多河合而西流佉沙即疏勒也雅爾斯河成之河曰誇斯騰也又東爲台里布楚。又東逕塔什巴里克莊北爲雅爾斯騰雅爾斯騰成之河曰誇斯騰也又東爲台里布楚。克河又東北與烏蘭河會於喀什噶爾城南是爲喀什噶爾河即蔥嶺。北河也西域記云東派一大流即雅爾斯騰雅爾斯騰成之河曰誇斯騰也又東爲台里布楚。補注徐松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後書班超傳疏勒有盤橐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

虛史堂

補注徐松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後書班超傳疏勒有盤橐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

補注徐松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後書班超傳疏勒有盤橐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

補注徐松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後書班超傳疏勒有盤橐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

補注徐松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後書班超傳疏勒有盤橐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

補注徐松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後書班超傳疏勒有盤橐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

補注徐松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後書班超傳疏勒有盤橐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



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遠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戶千五百一十口萬

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後書班超傳

有都尉黎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譯長言東至都護治所二千

二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作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實東南也後魏書

北至疏勒有市列。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唯黃錦綿唐西域記西

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西

尉頭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疏勒東北至尉頭亦見班超傳後魏時屬龜茲見西域傳西

下文云至疏勒山道不通據後書疏勒傳云東北經尉頭溫王治尉頭谷。補注徐松曰去

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戶三百口二千三

百。勝兵八百人。補注徐松曰漢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

百一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補注徐松曰疏勒都白山南故以

北水經圖說云溫宿疏勒東西相距約千里今烏什至喀什噶爾略同其中大西至捐毒

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補注徐松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

里殆猶田畜隨水草。補注徐松曰城郭國故衣服類烏孫。漢書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烏孫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班勇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等十七國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

欲候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溫肅州西北三十里至粟樓峯又四十

里度按達達嶺嶺嶽素又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真珠河足知其

地河即特克斯河矣蓋自今小裕勒都斯河而西南阻天山北距伊犁河

薩克爲界南北不過千里東西數千里大昆彌。補注徐松曰未稱昆彌時稱烏

日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補注徐松曰焦

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神醫中分小昆彌別爲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

魏書云居赤谷城西其地黑醜是烏孫也神醫中分小昆彌別爲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

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他陳湯傳支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補

徐松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一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十八里烏孫在溫宿北故里數略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徐松曰西相大祿。補注徐松曰傳左右大將二人。補注宋祁曰楊本無左右二字徐松曰傳

楊本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補注宋祁曰楊本大將大夫徐松曰各一人大監二人。大

非也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長安

二里但言東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支借康居兵擊烏孫烏孫不

知非在西北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栂。補注徐松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日莽莽平野之貌

內四千毒之北東迄焉耆之北。考白山之陽。亘二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倚山故多雨。雪而寒。栂

有二訓。一曰松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滿言木名者。此傳及左傳栂木之下。馬

融廣成頌履修栂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云栂。松心木段氏以爲有奪誤。顏所據蓋

同。今本說文左傳音義栂即蕩反。又莫昆武元二反。馬融傳注音莫寒反。周壽昌曰。洪亮吉

雜錄云。萬松塘在天山下。卽諸巴里坤要道也。細驗之。實非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皆云

栂。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注栂讀如姓栂氏之栂。攷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栂木。山樂史稱郡

國志云。楚武王卽卒此山。洪又云。曾在萬不田作種樹。補注徐松曰近山故不田作隨畜逐水草

松塘一宿土人尙呼爲栂木也。音讀若門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補注先謙曰

官本狼作狠多寇盜。最爲疆國。故

前漢九十六下

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後盛大補注徐松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

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纔羈縻屬之而已西北與康居補注徐松曰言西

是匈奴東與匈奴補注徐松曰烏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西北與康居補注徐松曰言西

故傳又言西與大宛補注徐松曰皆烏孫之地故大宛在正西南與城郭諸國相接補注王念孫曰相字

北附康居補注徐松曰皆烏孫之地故大宛在正西南與城郭諸國相接補注王念孫曰相字

八竝作南與城郭諸國補注徐松曰皆烏孫之地故大宛在正西南與城郭諸國相接補注王念孫曰相字

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注徐松曰南越者第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補注

徐松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山南補注徐松曰南越者第

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補注徐松曰南越者第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補注

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

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

單于報父怨遂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補注徐松曰據張騫傳昆莫殺月氏而烏孫昆莫居

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補注徐松曰皆其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

間補注徐松曰敦煌之置在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招

妻呂公主與為昆弟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

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

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騫大慙謂曰補注徐松曰大宛傳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

將賜物還昆莫起拜補注徐松曰其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疆善將師古曰

力優疆能為將補注徐松曰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陁師古曰岑音仕

曰大祿者居大祿之官補注徐松曰謂昆莫曰必呂岑陁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

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陁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昆莫與岑陁萬餘騎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昆

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補注徐松曰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補注徐松

告之意指曉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其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

知其大小師古曰遠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補注徐松曰冒頓死

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補注徐松曰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補注徐松曰大宛傳作送騫還案騫

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

擊之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伊穉又漢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

之欲反補注徐松曰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由南道者烏孫於是恐補注徐松曰漢通大

使獻馬補注徐松曰張騫傳得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補注徐松曰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

先內聘補注徐松曰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匹聘師古曰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

公主呂妻焉補注徐松曰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匹聘師古曰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

日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注又引漢官曰主簿一人僕一人私府贈送

甚盛補注徐松曰玉臺新咏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

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補注徐松曰舊唐書音樂志琵琶四弦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鼓而鼓之者

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弦鼓之遺制其他皆兒上充下曲項形制稍大疑

此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補注徐松曰烏孫昆莫呂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呂為左夫人

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補注徐松曰烏孫昆莫呂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呂為左夫人

前漢九十六下

三五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補注徐松曰烏孫雖逐水草而有城郭故是匈奴向左昆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

得建宮室玉臺新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已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補注

徐松曰匈奴傳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案

周禮其共其毳毛為毼旃為毼之假借字玉臺新咏作毼

孫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上下文皆八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肉為食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御覽樂部入所引已誤

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答蘇武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願為

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補注徐松曰玉臺新咏作願為飛黃鵠天子聞而憐之

閒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閒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向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補注徐松曰言此岑陁遂妻公主昆

莫死岑陁代立岑陁者官號也補注徐松曰官號不見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

書昆彌云師古曰昆彌本是王號而其人各獵驕靡故書云昆彌取昆彌取驕靡彌彌

即昆彌彌莫聲相轉猶宛王母寡一作母鼓鼓算聲相轉其實一耳莫之為彌譯音有輕重

而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為號也徐松曰案烏孫人名多有靡字是其語音如

必取昆彌莫驕靡也岑陁向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少夫名少夫公主死補注徐松曰公主在

漢復已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補注先謙曰楚王戊景帝三年反誅妻岑陁在太初中岑陁胡婦子泥靡

尚小岑陁且死呂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補注徐松曰季父大祿泥靡大呂國歸之補注

昭曰言侯泥靡長大以國歸之故後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

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補注徐松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曰大樂為左大將

又作左大將樂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

孫有布就翎侯見張騫傳此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補注徐松曰匈奴發車

若呼翎侯蓋如五翎侯之比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補注徐松曰匈奴發車

師與匈奴為一補注徐松曰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

徐松曰匈奴傳烏孫公主上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本

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入惡師居即此地案匈奴傳以此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起持公主來師古曰起讀曰促

遣使因惠言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注徐松曰車延惡師二地名

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起持公主來師古曰起讀曰促

使使齊求公主匈奴傳范明友乘鳥桓敵擊之匈奴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

絲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馬五萬騎補注徐松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已救公主昆彌漢

兵大發十五萬騎補注徐松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已救公主昆彌漢

乃出兵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已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王庭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後書班超傳注南面以西為

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矣宣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後書杜篤傳作鹿蓋音同

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單于所居此言庭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為最大故

亦言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

汗左或作右案在都尉千長騎將已下四萬級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餘級馬牛羊驢橐

駝七十餘萬頭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

前漢九十六下

歲本始三年也。補注徐松曰功臣表長羅侯以本始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徐松曰時公主亦應有賜後書耿恭傳元康二年。補注徐松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

大昆彌遣使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傳具元康二年。補注徐松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

元康為神爵之誤今案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

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霍光竟

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敘龜茲事云常惠斬姑翼時烏孫公

主正遣女至京比自京還龜茲又得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還未嘗復

至烏孫不應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以蕭望之傳推之傳云遷

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非長策天子不聽神爵

二年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望之復以為不可蓋先是云者追敘

以起復為不可之詞非直謂為大鴻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

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翼還京至元康二

年詔遣常惠將兵揚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是元康不誤

烏孫彌因惠上書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補注徐松曰謂

結兩重姻親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補注徐松曰元康二年望之自

少府遷左馮翊云大鴻臚誤呂為

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注徐松曰元康二年去又重絕故業。師

曰重難也故業謂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補注徐松曰取聘財昆彌及太子。補注徐松曰太

先與烏孫婚親也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補注王玄彬上迺呂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

公主。補注宋祁曰越本弟字下無子字徐松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楚王延置官屬侍御百餘

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補注何焯曰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天子自臨

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祿大夫惠為副。補注錢大

作羅功臣表匈奴傳並作羅先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注徐松曰出塞當

傳自敦煌至遼東第一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補注徐松曰從本約謂

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注徐松曰蓋以不與主和號曰狂周壽昌曰此

靡之約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注徐松曰蓋以不與主和號曰狂周壽昌曰此

明不止不與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補注徐松曰蕭

主和一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烏孫持兩端難約結。補注徐松曰蕭

頃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烏孫持兩端難約結。補注徐松曰蕭

元貴靡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曰元貴靡不

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補注徐松曰蓋公主在絕其原起

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

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候衛侯也為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

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之補注狂王傷上馬馳去其

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補注徐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

兵救之迺解去。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

采繒。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文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

補注徐松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言別將

罪皆不知 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 狂王傷時 驚與諸胡侯俱去 居北山中

嶺以東至博羅山所謂天山以在烏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南山之證

揚言母家匈奴兵來 補注徐松曰北山之陰為今故

眾歸之 後遂襲殺狂王 自立為昆彌 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 將兵萬五千人 至敦煌 遣使者

案行表 補注何焯曰滿泗志令濟人水工 穿卑鞬侯井 呂西 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

徐松曰胡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鞬侯井以西案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流入

疏勒河歸哈喇淖爾淖爾西即大沙磧古六通渠遺跡先謙曰官本西作面引宋祁曰

面當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曰討之 補注錢大昭曰倉閭本作舍徐松曰通渠轉穀欲水運

議行水運詳見西域水道 初楚主侍者馮嫫 師古曰音了嫫者慧也故曰為名 補注徐松曰

記中先謙曰積居猶積貯也 能史書習事 補注徐松曰胡注內習漢 營持漢節

僚嫫通嫫人以為美稱顏訓慧未知所出 書外習西域諸國事也

為公主使 行賞賜於城郭諸國 敬信之 補注王先慎曰 號曰馮夫人 為烏孫右大將妻 右大

將與烏就屠相愛 都護鄭吉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為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涪曰邊吏

吏者或吉時 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曰漢兵方出 必見滅 不如降 烏就屠恐 曰願得小號 補注

曰願得小號 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 遣謁者竺次 期門甘延壽 為副 送馮夫人 馮夫人錦車持

節 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 補注徐松曰 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 補注錢大昭曰焉

節 通鑑引此注作應劭錦車漢紀作駟車 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 補注徐松曰焉

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蓋與辛武賢同 立元貴靡為大昆彌 烏就屠為小昆彌 補注徐松曰

討而獨至烏孫也先謙曰官本無焉字 以後烏就屠不盡歸諸胡侯民 補注徐松曰

小皆賜印綬 破羌將軍不出塞 補注徐松曰以後烏就屠不盡歸諸胡侯民 補注徐松曰

侯俱去 漢復遣長羅侯惠 將三校屯赤谷 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 補注徐松曰應劭傳

孫赤谷城與胡侯戰 陷陣卻敵 益 大昆彌戶六萬餘 小昆彌戶四萬餘 補注徐松曰是時戶

分其人民有不從者 故與之戰 然眾心皆附小昆彌 元貴靡 烏就屠皆病死 公主上書 言年老士思 願得歸骸骨葬漢

地天子聞而迎之 公主與烏孫男女二人 俱來至京師 補注王念孫曰烏字涉上下文烏孫

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留守墳墓是其證漢 是歲甘露二年也

紀有烏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 御覽禮儀部二十二引此無烏字 是歲甘露二年也

徐松曰案宣紀公 時年且七十 賜曰公主田宅奴婢 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元

後二歲卒 補注徐松曰 三孫困畱守墳墓云 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元

貴靡子星靡 代為大昆彌 弱 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 又云時大昆彌雖栗靡健 胡侯皆畏服

之是也顏說非周壽昌曰段會宗為都護當竟甯元年時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星靡父元

貴靡死當甘露三年星靡立幾二十年而死已有子代立且健矣則代為大昆彌時必非幼

也 馮夫人上書 願使烏孫 補注徐松曰馮夫人 鎮撫星彌 補注錢大昭曰彌當作靡 閩

卒百人送烏孫焉 補注宋祁曰越本都本無烏孫 都護韓宣 補注徐松曰宣代 奏烏孫大吏

大祿大監 皆可賜金印紫綬 補注徐松曰胡注漢列 曰尊輔大昆彌 漢許之 後都護韓宣

復奏星靡怯弱可免 補注沈欽韓 更曰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 漢不許 樂代為昆彌當作

代將樂大為昆彌 後段會宗為都護 補注徐松曰會宗傳竟甯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

先謙曰宋說疑誤 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 星靡死 子雌栗靡代小

昆彌烏就屠死 子拊離代立 師古曰拊讀與撫同 補注徐松曰說文拊搯也段玉裁云 為弟



姑墨川水今阿爾巴特河唐之撥換河也唐志姑墨南臨渾河即阿克蘇城北瑪爾溝山中東南流  
什河西域水道記云阿爾巴特河亦曰阿察哈喇河出阿克蘇城北瑪爾溝山中東南流  
繞鹽山之東即赤沙山也又南入沙而伏長凡三百里不入北河與鄯注異又云大河合克  
勒底雅河後又東過布古斯孔郭爾郭境北為額爾古納河準語謂河流同抱為額爾古納也唐  
志云姑墨州南臨思渾河王治南城唐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姑墨有石城去長安八千一  
是其異名矣與李說不同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大都城周五六里

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  
八千四百五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九百五十八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  
勝兵四千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  
不言當為次大國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補注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千二十里徐松  
曰今以改定里數較之當作千二百二十里先謙曰官本  
作二千二南至於闐本補注錢大昭曰於南監本闐馬行十五日  
十一里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計先謙曰官本作千是馬行十五日額爾古納河經大沙磧至于闐

出銅鐵雌黃補注徐松曰今滴木  
崖地有生下銅廠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唐西域記跋  
法則同屈支國蓋壤地相接故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并其國補注徐松曰亦以  
壤地相接故并之  
温宿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自莎車東北經尉頭至温宿後屬龜茲見魏志注  
及北魏西域傳西域圖考云今阿克蘇境先謙案今為温宿直隸州王治温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温宿嶺秀因漢時得温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  
名補注沈欽韓曰隋書地理志醴泉縣有温宿嶺秀因漢時得温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  
次道作長安志采其語允為無識徐松曰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氏道上下郡  
有龜茲縣蓋亦類此先謙曰河水注北河自疏勒國來暨於温宿之南左合北河枝水下入  
姑墨國北河枝水自莎車國來東逕温宿國南右入北河水經圖說云喀什噶爾南分枝水北  
流又東隨山麓東行逕巴爾楚克城南入烏什界別無支流據注當自喀什噶爾南分枝水北  
記云阿克蘇近漢温宿地城西二百四十里為烏什城烏什西北有葱嶺支山口喀克善山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為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為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為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為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為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為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為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為  
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為

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十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  
紀以為次大國輔國  
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據改定里數

當作一千四百西至尉頭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尉頭  
在温宿北蓋西兼北也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注  
徐松  
日河水注水導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補注  
徐松  
日赤沙山疑即赤谷今之鹽山姑墨西北正温宿之北

鄯善也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温宿在姑墨西北  
今阿克蘇城至滴水崖二百八十里  
龜茲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自莎車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至龜茲亦見莎車國下至宋仍為  
龜茲唐書一曰邱茲一曰屈茲唐西域記作屈支皆音變轉也唐書又云自焉耆  
步一百里度小山徑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元號別失八里明史別  
失八里西域大國也或曰焉耆或曰龜茲明一統志作亦力把力北周書國在白山之南

一百七十里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成水即黃  
河也今為庫車直隸廳河水注北河自姑墨國來東逕龜茲國南又左合龜茲川水即東  
右合敦薨之水觀下入墨山國龜茲川水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逕赤沙山東南流枝  
水出焉又東南水三分右二水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

車屬城也庫車為龜茲北境額爾古納河逕城南百餘里即魏書所云龜茲國南三百里有  
大河東流號計成水者也唐書作計舒河之南岸為大磧亂山糾紛與羅布淖爾直中隔  
千里其山高峯崛起凡六百餘里以屬於巴顏哈喇嶺即中國河源所自出矣大河又東  
為塔里木河又東渭干河從北來注之西源出木素爾嶺亦喀克善山支峯故唐書以為  
蔥嶺北原也嶺下有白龍口黑龍口二水匯為木素爾河西南流折而東南為木咱喇特  
河又東折而南為雅爾幹河又東哈布薩朗河入之又東木札特河入之又東南湖水自





渠犂補注徐松曰武紀天漢二年渠犂六國城都尉一人水與西川枝水合流逕龜茲城南

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鄭氏之意以水間故城為渠犂田官之城是田官不與

渠犂同城之證第渠犂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在龜茲之南案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

是故城或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補注徐松曰敦薨水自今

超所居耳補注徐松曰且末之通精絕二西有河補注先謙曰

犂在河西尉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補注徐松曰且末之通精絕二西有河補注先謙曰

水自尉犂來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又南

流注於北河西域圖考云今喀喇沙爾所屬策特爾車爾楚軍臺之南南濱塔里木河國城

在東海都河經其城西合塔里木河道元時河水往西流今移而東也西境接玉古爾軍臺

為輪臺地西域水道考云海都河自車爾楚軍臺南而西乃折而南行三百里水經曰其水

屈而逕渠犂國西余證地形渠犂為尉犂之誤龜茲東川入河故道在輪臺東敦薨水小得

越渠犂也當其折處水勢彎環鄭吉傳云迎日逐王至河曲以其曲折斯有河曲之名矣水

又折而東入塔里木河先謙案徐以渠犂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

西之河為龜茲東川所注觀輿地紀勝與董說異

田渠犂補注徐松曰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自張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徐松曰自元光二年誘單于絕和親為用兵海內虛耗征和和貳師將軍李廣利呂軍降匈

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征和四年

言故輪臺已東補注宋祁曰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無捷枝渠犂皆故國補注

曰河水注東山水逕龜茲東北歷赤沙積聚南流積聚當即捷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

枝是渠犂在今庫車城東南捷枝在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捷枝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

已上補注徐松曰皆引河水溉之後魏書云輪臺處溫和田美今同疆恆暖可益通溝渠種

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位差尊掾屬也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減罪免者為徵事絳  
衣奉救賀正月高霍傳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大中大夫為拔胡將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案徵事以二千嚴敕太守都尉明燻火儀邊郡太守各將  
石不以減罪免者為之則臣昌或即郭昌歟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已安  
萬騎行障塞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補注徐松曰費誓峙芟芟  
疏引鄭氏曰芟乾芻也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已安  
其意補注徐松曰蓋以貳師  
降恐西國畏匈奴不安臣昧死請補注徐松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  
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上迺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補注徐松曰通鑑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  
有司有以此奏而未行故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是重困  
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注徐松曰高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  
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口增三十是百五十為一算其時  
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注徐松曰以今  
道里計之輪臺在

車師前部西南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注徐松曰功  
一千三四百里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注徐松曰六國皆近車師者二國外或  
征和四年樓蘭請其侍子以下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  
蠶室不遣是別有子弟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

自將補注徐松曰  
六國之王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  
而諸國已匱乏不能供億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已竟師師古曰士雖各  
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補注徐松曰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  
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補注徐松曰明年始置  
敦煌郡故第言酒泉吏卒起張掖不甚

後足置城下補注徐松曰  
城蓋長城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句乞  
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  
馳言者馳馬來言也案匈奴傳衛律謀擊城藏穀與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之秦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補注徐松曰胡注久  
留不還謂蘇武等也故與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軍而遣之補  
注錢大昭曰閩本故與

與謀師古曰與  
讀曰豫參曰蒼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  
問蒼龜也補注徐松曰洪範所言者是迺者曰縛

馬書石者太子太傅少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  
是大夫郎者郎中令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光祿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郎  
學郎大夫郎之堪備顧問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補注徐松曰郡屬國都尉  
武紀曰者淮南衡山修文學

此趙破奴別以巫蠱事族補注徐松曰謂以易卜之  
見縛兵敗之兆或曰為欲已見疆師  
曰見顯示補注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蹟考  
異無式字故徐松曰亦圍者指馬秣之意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  
示補注徐松曰此申明見易之張騫傳曰天子發書易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

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補注徐松曰大過上五震震五在震下  
為馬足巽為繩兩巽相承縛馬之象大過乾老坤生坤為鬼方震為驚走故曰匈奴困敗  
匈奴困敗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邊防七與此同案匈奴上有曰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  
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曰字徐松曰此占者之詞凡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  
對縛馬書者有此三說以下又雜考之星氣占筮也公車方士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  
著書曰為吉補注徐松曰胡注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  
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眠視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翻

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又曰北伐行將於蕭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

山名也蕭古金字補注徐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遺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

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師古曰下遺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

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安也補注錢大昭曰惠棟易漢學引程舜俞集

云大過震游魂故云木兆卦五動又成震初六辛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

四丁亥水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為應故云應克世也世當時諸臣以漢為內

卦匈奴為外卦故皆重合侯毋虜候者補注錢大昭曰毋當作得南監本闕本不誤徐松

謙曰官本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曰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

羊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衛律節胡巫言先單于怒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

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補注徐松曰漢將尚有商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

兩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師古曰言死及被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

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起亭隧顏注隧謂深

是擾勞天下非所曰優民也補注徐松曰詩大雅傳優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

募囚徒補注徐松曰公卿表征和四年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曰報忿五伯所弗能為

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為況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曰所

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補注徐松曰胡注提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

長吏使卒獵獸曰皮肉為利辛苦而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

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漢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

唐謂朝集使也得者登也言上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先謙曰官本注止作主令作

今亡作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適知之師古曰或虜得匈奴人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

者不得分虜之二也當今務在禁苛暴補注徐松曰禁止擅賦補注徐松曰胡注漢

農補注徐松曰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

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北應作杜徐松曰亭養牝馬又見昭紀應劭曰

補缺毋之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

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補注徐松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龜茲杆

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已得受杆彌質補

徐松曰匈奴背漢受樓蘭質子龜茲疑於背漢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補注沈欽韓曰鹽鐵

君為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上以為然用君之計以搜粟

大夫曰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

皆議行之呂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補注徐松曰即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

連也補注徐松曰渠犁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先謙曰西域水道記云塔里木

有故小城又南二十里有故大城又南百餘里尤多舊時城郭田疇阡陌直達河岸疑田官

所治矣河水又東二百里逕策特爾軍臺南又東一百六十里逕車爾楚軍臺南兩程之閒

平原衍沃南近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山者烏壘故地漢於此置都護以為西域之中河水又

東逕庫爾勒莊北庫爾勒之境東接哈喇沙爾城西接玉古爾東南至羅布淖爾五百餘里

北至多羅嶺二百里玉古爾之境西接庫車東接庫爾勒

南至塔里木河二百里北至阿依庫穆什山七十里

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補注徐松曰輪臺為今玉古爾地在庫車

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補注徐松曰如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

節元便宜發諸國兵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徐松曰常惠傳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合副

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

女來至京師補注徐松曰楚主女弟史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

北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

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實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

補注徐松曰言與主女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為昆弟不敢質言婿也

稱公主補注徐松曰儀當紫綬印其金印吹賜弓車騎旗鼓吹數十人

龍之如大將軍歌吹者橫吹也後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

稱公主儀當紫綬印其金印吹賜弓車騎旗鼓吹數十人

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徹道周衛出入傳呼補注徐松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

夜誰何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撞鐘鼓

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

龜茲王所謂贏也補注徐松曰說文贏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

外孫公主故其子自謂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補注徐松曰渠犁在烏壘東南烏壘東至尉犁止三百里渠犁東通不得有六

尉犁國補注徐松曰水自危須國來溢為西海逕尉犁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裂

以爲田下入渠犁水經圖說云蓋在博斯騰淖爾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討焉者自西而

東先至尉犁焉者絕葦橋以拒漢軍今喀喇沙爾所屬布爾古城有葦湖惟一土橋可渡則

尉犁正當今布古爾地淖爾南出西流仍為海都河又西逕庫勒爾山北山東接額爾格齊

山猶相傳曰沙山西域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西南流數十里經海都河之南又西南行百

里折而南入山復南折而西逕哈勒阿爾斯軍臺南晉書西戎傳次焉者進屯鐵門未五十

餘里要之於遮留谷今自庫爾勒北二十里至巖口所謂遮留谷也入山徑路崎嶇三十里

前漢九十六下

畫

危須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見焉者傳下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者又見晉書宣帝紀河水注敦

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為海下入尉犁水經圖說云海都河匯於喀喇沙爾之南為博斯騰

淖爾東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即敦薨之藪也西域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之側產硝磺及

鹽水復自西南隅溢出故王治危須城。補注徐松曰危須城當在今博斯騰淖爾東南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補

徐松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七百七口四十九百勝兵二千。補注徐松

大國擊胡侯擊胡都尉。賦稅諸國蓋三國鼎峙故皆置擊胡官。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

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補注徐松曰據河水注文是焉

焉耆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又云自莎車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亦見莎車

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唐書橫六百里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

壽昌曰員渠城後書作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後魏書太武太平真君七年萬度歸討焉

耆入其界進軍向員渠是尚名員渠也先謙曰河水注敦薨水出焉耆北敦薨山在匈奴之

西烏孫之東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二水左水西南流出焉耆之西運焉耆之野屈而東南

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二水運出焉耆之東下入危須徐松云案敦薨水今日海都

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淖爾漢時入淖爾之處分爲二水又有一水自西北來入於敦薨

水其會合之地亦分爲二員渠城正當其分處故後書班超傳言焉耆有葦橋之險不欲令

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無敦薨分處出同入淖爾之正又大澤中可知城四面皆水葦橋大澤

舊城雉堞猶存周圍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爲員渠遺址後魏書云員渠城在白山南七十

里隋書云漢時舊國也西域記云都城周六七里水經圖說云今裕勒都斯河爲西源出喀

喇沙爾西北楚爾達山哈布齊河爲東源出喀喇沙爾地相屯博克塔山皆天山正幹即

敦薨山也山迤東爲鎮西府所屬當漢匈奴蒲類玉地也西爲伊犁所屬當漢焉耆地也

水道記云庫車城北汗騰格爾山東百餘里有地曰阿喇爾湖泉源會以東流爲大裕勒

都斯河又東會二水又東會小裕勒都斯河小裕勒都斯河出自阿勒坦陰克遜之北會四

水又西會烏里雅蘇台水又西南會大裕勒都斯河又二水東西來會自哈爾噶圖山溝逕

烏博木萬壑爭流百川進集有砥柱巫峽之險又東南分爲二東行爲南北二支東至達蘭

嶺之陰復合爲一唐書回鶻傳言鷹娑川在焉耆西北是其焉耆之野歟河水又東南流會

烏蘭烏蘇河烏蘭烏蘇二源一博爾圖河發自吐魯番托克遜軍臺之東南西流逕博爾圖

山口入焉一哈布齊水發自哈布齊山有三水俱入烏蘭烏蘇與裕勒都斯河會而東

南流爲海都河又東南逕哈喇沙爾城西門外五里兩岸置軍臺河廣三里諺曰通天河自

城西繞至城南折而東北流百數十里又東緒爲大澤曰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焉耆東南下流爲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

前漢九十六下

卷

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班超傳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

王次公此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補注徐松曰蓋亦分左右

之降漢者封爲歸義君而處於焉耆。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補注徐松曰蓋亦分左右

至都護治所四百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

河當即敦薨水是焉耆至龜茲五百里也故據此以訂正之。南至尉犁百里。補注徐松曰班

討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與其大人迎超於尉犁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犁後至焉耆是

尉犁在南又案尉犁去烏壘二百里危須經尉犁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須去尉犁二百里

焉者東南去危須百里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烏孫之東境止此近海水多魚補注先謙曰此即河水注故西南去尉犂亦百里今之博斯騰淖爾是也

烏貪訾離國補注徐松曰以下諸國為車師及匈奴故地皆旁天山山路迂曲里數難知傳文不盡合也周壽昌曰上傳云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匈奴

復取之於車師分置此國也先謙曰後書云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西域圖

王治于婁谷補注徐松曰以改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計之烏貪訾考云在今綏來縣地離以四十戶小國約在車師西三四百里耳正當博克達山中故王治谷中也

三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此里數有誤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

人或都護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天山東烏貪訾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貪訾離去單桓千四

百餘里不得言接且已過天山西亦不能南接且彌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西與之接

卑陸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卑陸為車師六國之二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卑作畢字形之誤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

下國字當作谷徐松曰武紀注晉灼曰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云即祁連山後

書地理志交河郡下旣言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

天山西南入谷案晉顏不言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里坤寶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

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南入谷之說則在今哈密沙爾城北蒙古語謂天為騰格里今

西域所稱汗騰格里山即天山則在庫車城北考匈奴傳重合侯兵道車師北至天山是

山不在車師北之證章懷實固傳注及唐志交河郡縣之說非也後書蒲類國在柳中西北

其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相承指巴爾庫勒汗南之山為天山蓋誤於章懷實固傳注來西域

登陟此山雖云險峻而高止十五里不足當天山之目是班超傳注亦未為足據尋校傳文

蓋漢時以今哈密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為天山說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

匈奴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即焉耆別言

祁連與焉支者互文見義耳河水注云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為天字之訛若以

汗騰格里山當之地既遠於車師且此傳言蒲類國在天山西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

南三百餘里乾當谷蓋與今阿拉套山谷近周壽昌曰徐說難辨而祁連名既古即汗騰洛

里語亦久恐未能奪之考各圖志及洪氏天山客話等書云由西北各地遞進至蘭州城高

出六百里又由蘭州出關至天山山下更高出六百里是平地已高一千二百里仰望山頂積

雪不化鳥飛至半空而墜近日西征將士皆云四面皆以此山為主名無有峻於此者徐或

遠過其旁未能細審後書焉耆國傳其國四面皆大山則河水注焉耆東北隔大山大字恐

非訛也山屬焉耆而卑陸依山為治故列於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以劫國

卑陸國先謙曰西域圖考云今之阜康縣地補注徐松曰漢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

里乃得南接車師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左右都尉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漢

前國接去都護補注徐松曰漢卑陸後國補注徐松曰分爲後國猶烏孫之有大小昆彌後書無後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

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

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注徐松曰卑陸國戶四百疑誤補注徐松曰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補注徐松曰

人將則同補注徐松曰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補注徐松曰西與劫國南與車師

接補注徐松曰蓋車師前國補注徐松曰郁立師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郁立為車師所滅後復立無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

不言天山補注徐松曰去長安八千三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國之東八百疑作三百補注徐松曰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

者略也補注徐松曰前漢九十六下

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補注

單桓國。補注徐松曰霍去病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注單桓酋涂皆胡王也蓋漢因其王治單桓城。補注徐松曰不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車師

蒲類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其王得罪匈奴徒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王治天山西疏榆谷。補注徐松曰塞土宜榆故古者樹榆為塞朔方有長榆塞謂

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安所居千二百九

七里。補注徐松曰焉耆去烏壘四百里此在焉耆西里數懸絕疑有誤字後書

蒲類後國。補注徐松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國歟先謙曰後書云蒲類為車師王去長安

八千六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亦九千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補注徐松曰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補注徐松曰西且彌距東且彌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六勝兵七百二十八人。補注徐松曰大於東且彌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

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八百東且彌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又云東且彌為車師六國之一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

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案後書東且彌去柳中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

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九百

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

人。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

狐胡國。補注王念孫曰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者狐胡當依御覽西東部十八所引作狐胡王治車師柳谷。

前漢九十六下

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所居爲率疑卽此柳谷也王念孫曰孤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徐松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是孤胡在前部北後部南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補注徐松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入谷六十五里至柳谷則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補注徐松曰據下至焉耆者里數四十七當作七十至焉耆七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不言西者蒙上爲文據此傳知孤胡去交河城六十五里唐書言百三十者謂至金沙嶺柳谷適當道里之中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補注王念孫曰此山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之若顏注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亦是曲說徐松曰以去尉犁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先謙曰河水注北河水自龜茲國來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北河入鄯善先謙案據鄯注山上當有墨字王下當有治墨山四字然後漢和帝紀及焉耆傳下兩見並作山國則非寫脫蓋所據本異也魏志注山王國屬焉耆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去

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補注先謙曰西域圖考云當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墨山在尉犁東則去危須近而東南與鄯善且未接補注徐松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淖爾南焉耆遠里數有誤岸東南濱蒲昌海海南卽鄯善且未境山出鐵民山居補注徐松曰博斯騰淖爾南濱蒲昌海海南卽鄯善且未境山出鐵民山居

車師前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晉書載記後魏傳稱王治交河城本車師前王庭明史吐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唐西州交河縣安樂城也先謙曰後魏西域傳前部王尙居交河城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後魏書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爾湖有故城周七里卽古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四泉流逕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逕城西

至城南三十餘里人沙而伏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去長安里人沙而伏戶七百口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後

勝兵二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善

松曰車師叛服不常故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據下至焉耆

則此去都護當作至焉耆八百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亦蒙上西南爲文以今驛程計之則

者去柳中九百十五里故後魏書云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先謙曰後書云前部南通焉耆北道

車師後王國補注錢大昭曰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爲車師六國亦見魏志注稱後部

西域圖考云今濟木薩地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治務塗谷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自高

里亦名金滿城唐北庭都護治也後城長國在其東北治務塗谷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自高

此言務塗谷蓋城在山中今濟木薩城北五里有破城爲唐都護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

山是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今城之南也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書

後書班勇傳後部有金且谷西域傳有且固城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書

千六百二十里案郡國志云雒陽西至京兆尹九百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

兵千八百九十人補注徐松曰益小於前國後書云領戶擊胡侯補注徐松曰傳有輔國侯

後書後部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將股鞞左將戶泥支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有親漢侯補注徐松曰傳有右將股鞞左將戶泥支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師古曰道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補注徐松曰今驛程一千六百五十餘里若

五里案當與前部互易先謙曰後書云後部西通烏孫

車師都尉國補注徐松曰此蓋漢置都尉監車師者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廣安城東七戶四

十里喀喇和卓卽車師都尉國治也後漢戊己校尉居此亦名高昌壁

前漢九十六下

漢時由前部以至後部則當一千七百三十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

補注徐松曰案傳車師後王舉國降匈奴與共寇殺後城長是知後城長與車師都尉皆漢所置以有人民名之爲國耳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在後庭之東北當今奇台縣之北

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

補注先謙曰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呂

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

補注徐松曰功臣表言開陵侯不得封年案傳文似將樓蘭國

兵始擊車師。

補注徐松曰元封三年漢已破姑師其時西域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

漢兵不利。引去。

補注徐松曰案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擊右賢王於天山匈奴大圍貳師幾

征和四年。

補注徐松曰當從武紀功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補注徐松曰

五原商邱成出西河。

補注徐松曰今巴道過車師北。補注徐松曰今巴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

犁危須凡六國兵。

補注徐松曰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

匈奴復使四千騎。

補注徐松曰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補注徐松曰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

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

補注徐松曰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

者。

補注徐松曰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補注徐松曰至秋收穀。

將免刑罪人。

補注徐松曰田渠犁積穀。欲已攻車師。至秋收穀。

復發兵攻車師。

補注徐松曰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

來還。與貴人蘇猶議。

補注徐松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補注徐松曰匈奴未爲發兵。王

隨漢軍後盜車師。

補注徐松曰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

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

補注徐松曰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留一候。補注徐松曰與卒二十人留守王。

也。迺輕騎奔烏孫。

補注徐松曰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補注徐松曰東奏事。至酒泉。有詔

還田渠犁及車師。

補注徐松曰益積穀。已安西國。侵匈奴。推之言遷衛司馬使護南道。當在此時所謂安

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

補注徐松曰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已不之。

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

補注徐松曰別使吏卒之在渠犁者非屯校

得降者言。

補注徐松曰據通鑑爲元康二年事。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

近匈奴。使漢得之。

補注徐松曰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

前漢九十六下

疏穀

補注徐松曰前漢九十六下

疏穀

補注徐松曰前漢九十六下

疏穀

補注徐松曰前漢九十六下

疏穀

補注徐松曰前漢九十六下

疏穀

補注徐松曰前漢九十六下

疏穀

補注徐松曰前漢九十六下

徐松曰此校尉即司馬 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補注徐松曰通鑑作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即用此傳文而說士

為七淺人又臆增卒字耳若果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補注徐松曰蓋

交河匈奴將補注徐松曰左大將即其城下謂吉日師古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

解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

師去渠犂千餘里補注徐松曰前國去烏壘千二百聞曰河山師古曰開隔也音屈莫反

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補注徐松曰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

西域相上書謀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將張掖酒泉騎

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補注宋祁曰酒化本作引兵吉迺得出歸渠

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補注先謙曰王上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

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

宿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

樂親漢補注徐松曰此漢爭車師者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補注徐松曰責求車師

王烏孫貴將詣關師古曰烏孫遣其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補注徐松曰責求車師

字顏不能校正曲為之說劉知其未安乃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關亦非也徐松曰

治烏壘城宋監本作烏壘孫城行一孫字也通鑑云元康四年車師王烏貴詣關是通鑑

已正此誤刪去孫字矣錢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補注徐

田故地案當并徙還前王而後國之建疑亦於此時也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

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補注徐松曰道近而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戊己校尉徐

普欲開曰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險補注徐松曰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間房風戈壁

之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鈞補注徐曰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

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曰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

柱於心皆失之矣補注劉敞曰道當為柱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主

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柱置猶言備待宋祁曰案通典道下有通字徐松曰釋言指柱也

說文作指柱柱置即指柱置為指之假借字耳先謙曰本書從木從手之字通作柱柱皆

可特不應失解耳官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補注徐松曰在匈奴

本注又下無音字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補注徐松曰繫於校尉姑句數已牛羊賅吏

補注徐松曰說文賦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召刑五過之疵惟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

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謂姑句曰補注徐松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注徐松曰開元占

故自拔出及光有聲利曰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補注徐松曰事不今久繫

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補注齊召南曰高昌壁始見於此後書云自敦煌西

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也

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案拓跋魏時關爽始立國於高昌號高昌王即以此壁得名入匈

奴補注徐松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墨案元歐陽圭齋高昌樊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

和緯也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為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注錢大昭曰胡來王國比大種赤

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煥寐反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羌爰劍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漢又有五十二種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日時救

副總管薛萬均薛萬徹破吐谷渾於赤水源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日時救助平帝幼則事在元始中唐兜困急欽東守玉門關補注徐松曰守猶玉門關不內

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

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曰付使者補注先

匈奴傳二王莽使中郎王萌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

逢見即受取也補注徐松曰息夫躬傳願助成已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匈奴傳注惡單于

遣使送補注徐松曰匈奴因請其罪使者已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

為右伯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言新當出西域補注徐松曰王莽車師

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

補注錢大昭曰稱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麥導譯補注徐松曰導前五威將過補注徐松

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

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師古曰刀護聞之

離險問補注先謙曰置上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

班超傳所謂陳陸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

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盡率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

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補注徐松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

遣史陳良屯栢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史終帶取糧食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戊己校

案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此戊己校尉不言長史

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

為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以六百石為之屬職同於長史故後書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候

任尚領諸墨補注徐松曰戊己校尉屬有丞一人司馬一人候五人此言司馬丞或丞兼攝

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文墨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相與謀曰西域諸國

頗背叛補注徐松曰是時西域騷動尚未顯然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

匈奴如清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

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燬火也補注徐松曰亭置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

兵後者斬得三百人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作三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

補注徐松曰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補注徐松曰見漢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

補注徐松曰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補注徐松曰見漢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

補注徐松曰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補注徐松曰見漢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

補注徐松曰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補注徐松曰見漢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

補注徐松曰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補注徐松曰見漢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

四人諸昆弟子男補注徐松曰殺刁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止留戊已校尉城補注

師古曰遺留止留戊已校尉城補注徐松曰即校尉府所在也案傳言姑句馳出高昌壁是其時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言匈奴車師

共置戊已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

初元年段彭解戊已校尉之圍而破車師於交河城是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補注徐松

也班超再定西域復置戊已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補注徐松南將軍相聞補注徐松

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曰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良等盡脅略戊已校尉吏士男女

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曰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良等盡脅略戊已校尉吏士男女

田故惟以良帶二人為都尉匈奴傳作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是為都尉官而寵以將

軍之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已校尉史

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後三歲單于死補注徐松曰烏珠留若鞮單

漢大將軍亡入匈奴是其事也建孫建欽但欽後三歲單于死補注徐松曰烏珠留若鞮單

年死弟烏絮單于咸立師古曰素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

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曰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

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注徐松曰欺詐謂前給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

瓦解焉者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注徐松曰案莽傳天鳳二年補注先謙

三酒遣五威將王駿補注徐松曰王莽西域都護李崇補注徐松曰後將戊已校尉補注徐

郭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補注徐松曰謂助兵與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

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者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已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

莽封欽為劍胡子師古曰劍音彩師古曰劍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劍轉寫誤耳補注徐松

崇收餘士還保龜茲補注徐松曰近都護者龜數年補注徐松曰自天鳳三年至莽死崇遂

沒西域因絕補注徐松曰漢書霍傳後有最顏注最凡也先謙曰最猶凡國五十補注

日據哀平開分五十五國除去補注徐松曰城長補注徐松曰君補注徐松曰監

不屬都護者五國故曰五國補注徐松曰大祿補注徐松曰百長補注徐松曰千長補注徐松曰

以監名者二吏補注徐松曰大祿補注徐松曰百長補注徐松曰千長補注徐松曰

名者六且渠補注徐松曰當戶補注徐松曰將相至侯王補注徐松曰將四十九人相補注徐松曰

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補注徐松曰此即匈奴傳所謂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者合傳所載官

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屬賓烏七之屬皆已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補注徐松曰

則都護吏至其國屬補注徐松曰不督錄總領也補注徐松曰賓奉獻則送其使補注徐松曰

贊曰補注徐松曰漢紀武帝篇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

從音子補注徐松曰迺表河曲補注徐松曰西食貨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

十萬人成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

邊防八御覽四夷部十列西郡補注徐松曰新本西作四錢大昭曰開玉門通西域已斷匈

邊分養馬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部師古曰瑋音代瑁音妹補注王念孫曰犀布連

似故象謫作布犀象瑋瑁皆兩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瑋瑁則建珠崖七部也下文云明珠文

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瑋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御覽珍

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引此並作犀象徐松曰地理志粵地處

近海多犀象瑋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建珠崖七郡漢紀作開犍為珠崖七部案武紀及地

郡元帝時始棄珠崖儋耳兩郡則七郡當作九郡漢紀數健為者亦非感枸牆竹杖則開

辟柯越雋師古曰柯音矩補注徐松曰詳西南夷傳武紀元鼎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補注徐松曰通考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瑋瑁也通

引無安息二字徐松曰文甲通犀漢紀作文犀犀瑋瑁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

象東方朔傳宮人簪瑋瑁垂珠璣蒲梢龍文魚目汗血名馬東京賦駙承華之蒲梢說文馮

反補注徐松曰漢紀作瑋瑁瑋瑁蒲梢龍文魚目汗血名馬東京賦駙承華之蒲梢說文馮

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吉皇之乘此龍文者謂其文似龍猶驪駮文如豨魚矣爾雅馮

二目白魚西京雜記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鑲以金銀鑲石以緣地五色錦為蔽泥

漢舊儀中黃門馮馬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果下馬顏注補注徐松曰漢紀作巨象獅子猛

所交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圍師古曰巨亦大補注徐松曰漢紀作巨象獅子猛

象先謙曰官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補注徐松曰昆明池在上林苑

本注巨作鉅發詢吏穿昆明池黃圖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十里營千門萬戶之宮補注

有百艘樓船建樓櫓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蓋補注徐松曰神明臺在建章

西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立神明通天之臺補注徐松曰神明臺在建章

神臺又曰望仙臺在甘泉宮武紀元封二年作通天臺顏注通天宮閭闔門內通天臺亦曰候

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

帳多故以甲乙第之也補注徐松曰東方朔傳推甲乙之帳播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落曰隨珠

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補注徐松曰漢紀作天子負繡依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

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繡文也白與黑謂之繡又為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補注沈

韓曰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飾其上謂之綈几王彬曰左昭十二年傳杜注

翠羽飾設酒池肉林已饗四夷之客補注徐松曰酒池在長樂宮中東司馬門內其水來自

秋觀大夏殿之北匯為池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

街寰宇記云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盆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案黃圖有秦酒池長安

志亦言酒池秦始皇造漢武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晉灼曰

帝行舟於中是非自漢設之也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晉灼曰

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

俞之人所謂賁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

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放戲於

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

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補注徐松曰漢紀俞作渝衍作演抵作抵武紀元封三年作角抵

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

夫百官悉就坐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為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

大喪禮先謙曰官本注大作徒引宋祁曰注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補

文八丈一作入又字徒浪反越本作大浪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補

徐松曰食貨志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凡百

餘鉅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

仰給縣官至於用度不足酒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補注徐松

租及六畜為若馬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補因之曰凶年補注徐松曰食貨志

口錢見昭紀注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

相食方二三千里目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

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曰為此天地所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補注徐

前漢九十六下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南王諫伐闞越書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書曰西戎即

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杜欽論見此傳揚雄論見匈奴傳

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注徐松曰史記索隱引王肅尚書注西戎西域

域傳序引非上威服作非盛威武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

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

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

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

武也與藝文志稱武帝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

帝同通考引作聖人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

不肯附屬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關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

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

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已

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

受命國之黃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

士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御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

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補注徐松曰孟堅生於建武八年明帝承平五

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稱光武為聖上者蓋

叔皮之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於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年

至二十一年叔皮目擊時事言之固詳也先謙曰官本注說下以作已至作成

